

編號：9

作品：隕落的戰力

愛好和平、最與大自然同進退、合而為一的種族，樹人。它們在時空中，是觀察者的角色，順應著時代、環境的變遷生存、繁衍下去，不做任何的干涉，樹林、土地的守護者，這就是它們存在的準則。

就算是最為睿智的精靈，也無法放棄物質的誘惑，更無法將紅塵俗世的影響拋諸腦後，種族性的高尚自尊，讓他們某種程度上遠離的其他種族，但是隨著手中握有的知識與技術，精靈始終與自然保持著巧妙的互動。

最能融合一切事物的人類，從其他種族貪婪的掠奪知識與技術，犧牲了生命週期，而換得的強大繁衍能力，不斷的擴大生存範圍，在大地上開拓著，道路、農田、城鎮迅速的在平原展開，冶煉技術讓他們獲得多方面的工具，連崎嶇的山中，人類的蹤跡也時可所見。

擁有最高冶煉技術的種族，就算做了再多勞苦事，粗糙與滿手的繭也無法妨礙矮人雙手的觸感，同時持有最為老練的技術與最為精巧的工具，但是對於冶煉極致的追求，讓他們疏忽了與自然的接觸，為了材料深入地下，為了冶金興建爐灶，就算是難得接近了森林，也只是為了尋獲能丟入爐火中的燃料。

世代與黑暗為伍的半獸人，強健的體魄是最好的象徵，生活在大地，取之於大地，用之於大地，墨綠色的皮膚讓他們顯得似乎較為融入自然，卻也為此與其他種族格格不入，長期遭受歧視的眼光，哀怨轉換成怒火，數度展開牽扯廣泛的大規模戰爭，此時的他們也忘了自己出生的大地與森林，為了勝利而破壞，完全忘卻了自己種族原本的教條。

樹人。曾經強大茁壯的種族，就算是最小的樹林也至少有一名樹人居住其中；但是在大陸的快速開發下，雖然多數寧可避而遠之，但還是有些地域意識強烈的樹人，為了守護自己的樹林及土地與其他種族拼上性命，造成如此愛好和平的種族，在近千年內三度被捲入其他種族之間的生存競爭，每次樹人們都損失了許多的樹木朋友跟居住地區；為了避免持續下去，最後樹人們取得了共識，身為時代觀察者的樹人不應繼續干擾大地的發展，它們要回歸最原始的使命，所以樹人開始大規模的遷移，躲入了更大片更深邃的樹林，更多的樹人為了不再受迫害，緩慢的遠離了它們所謂的『開發區域』，朝偏遠的大自然深處移動。

現今，除了長老級的精靈與高齡的矮人之外，已經沒多少靈性生物還會親眼目睹過樹人的。多數的人類與半獸人只把樹人當成傳說中的種族，傳奇與故事下的產物，而且也只不過是棵會動會說話的樹罷了。

但是還是有少數的樹人留了下來，在距離開發區域邊緣不遠的森林中生活，

持續觀察生命週期比自己短的四大種族的發展，以不負身為觀察者的使命。

近代開發區域內各個種族的達到了某種程度的瓶頸，人口成長速度在近百年因頻繁的戰爭緩慢了許多，就算如此，開發區域始終持續緩慢擴大著，就連剩餘沒移棲的樹人們也能從時間的流逝中感到壓力，但是它們還是貫徹自己的理念。

清晨從薄霧籠罩中開始，森林裡充滿各式生物活動的蹤跡，尤其是能飛翔的鳥類最受矚目，早起鳥兒的嘹亮叫聲充斥著林子，當鳥數量少時，聲音還算十分悅耳，可是每當數量激增時，就變成了恐怖的尖銳噪音。

「看來我們還是不要太靠近那邊好了。」它看著不遠處的果樹群，此時太陽升起，清早的霧氣也以散去。

「我同意，雖然時常發生，我還是無法習慣那些吵雜的生物把排泄物淋到我身上。」另一名樹人附和著。

「還好我不算是會吸引鳥類的，反正也沒關係，你看他們吃飽了就會歇息了。」

「我們繼續我們的散步。」

「榔頭，我同意。」

「陽光好舒服啊，先休息一下吧。」太陽高掛天頂，第三棵樹人伸直了枝葉，就只爲了能多增加些陽光照射到的面積，它陶醉於溫暖中，更因養分的產生而歡喜。

「我同意。」那棵百年樟樹再次同意朋友的提議。

外號榔頭的橡木也沒有反對，跟著曬起太陽來。它的外號是來自於它自身的形狀，活像把巨型榔頭似的，再加上曾經與半獸人起爭執，遭受過榔頭的猛烈的敲擊，身上瞬間傷痕累累，一枝重要的樹根也面臨毀滅性的打擊，急於一時，隨根踩扁了幾隻半獸人後逃離現場，至今根部還有著當時受傷害的後遺症，造成它行動有些不便，而外號就這樣傳開了。榔頭不同於其他兩棵樹，它還是睜開著眼四處打量，突然附近林內有一陣生物的喧囂，動物跑離，鳥類展翅，看來是有個龐然大物經過，「咦，那不是洛姆塔芬妮西塔嗎？它怎麼在這裡？」

「誰？」

「在哪？」樟樹馬上睜開眼。

「你不知道嗎？」

「在那裡，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它是誰？」

「你真不知道喔？」橡木有些驚訝，「也對，你平常都閒晃到失蹤，這些消息你比較不曉得。」

「好漂亮喔，我們找它來聊天好不好？」遠處的銀杏樹似乎只是路過這附近，而且像是在趕路似的，步伐都非常大。

「不清楚，但是，好像有聽過。」

「它是棵銀杏，雌性的。」

「好不好啦？」

「喔。」第三棵樹人對此並沒什麼興趣，它關心的是別的事情。

「你們不覺得它的姿勢很優雅嗎？」樟樹雙眼還直盯著洛姆塔芬妮西塔看，還很興奮的搖擺枝葉。

「所以，那又怎樣，我覺得天上的星星好看多了。」它仰望著絢爛的星空，不同顏色閃耀的星光以無限的黑暗為底，懸掛在天頂的美景吸引著第三棵樹人年老無光澤的眼珠，它總是有種奇特的感覺，可是始終無法找到能形容的言語，古樹人與中沒有它要的字詞，而種族通用語中可能有，但是還沒學道。

「星空天天都在看，你不會無聊喔，雌樹難得看的到欸，它們都比較喜歡躲起來。」

「不會啊。」

「聽諾格特瑞魯斯說，上次它無聊去統計了我們還生活在開發區域周圍的數量，還有一百八十三棵，而其中只有五棵雌樹，它就是其中一棵。」

「唉呦，你們說話很囉唆欸，你看它都走遠了。」

「你急個什麼勁啊，它是銀杏樹，你勒？樟樹一棵？身上還纏繞了這麼粗大的樹藤，找個平靜的水面看看自己吧！」橡樹馬上潑朋友冷水。

樟樹不服氣了，「雖然你說的是正確的，可是這次我不想同意下去，難道是不能純聊聊天喔。」

「什麼！你跟它聊天能做啥？」

「沒要做啥啊！跟美麗的樹聊天不行嗎！別看我現在，我以前可是很受歡迎的！」它轉而望向東方，洛姆塔芬妮西塔離去的方向，正好看到又一次的陽光初現。

橡樹搖著頭，正懶的說下去時，「哇！該死，把我背後的那隻該死的啄木鳥弄走！啊！」枝葉猛烈的搖晃，啄木鳥卻沒有鬆爪的跡象，直到朋友的樹枝掃來才趕走了不速之客。

「榔頭，沒事了。」

「噢，天啊，沒事大清早啄我做啥？附近的橡樹又不只我一棵！」榔頭朝著啄木鳥飛離的方向抗議道，不管怎樣，能做的也只有奮力的搖曳枝葉，它把注意力回到朋友身上，「既然你那麼受歡迎，作啥不跟著大夥遷移啊？」

「唉，我以前可是每天都忙的很嚕。它們總是喜歡找我聊天，我怎麼能不陪陪它們呢？這樣它們太孤獨了。」

這點說到了榔頭的心痛了，它從來沒有個真正的機會，「噢，拜託！」

「可是我放不下來，說真的，能夠留在這，偶爾看看其他種族的發展，趣味也比較多。」

橡樹思考了一會，「我也是，就算沒親眼看到，還是可以聽到不少的新消息。還有，我們本來就該是歷史的觀察者，如果跟著遷移了，整天也只看的到樹，除了野生動物外也觀察不到啥別的東西，還是那些在開發區域的小不點有趣的多。」

「同意。」樟樹推了安靜許久的朋友一把，「欸，你怎麼不說話了？」

「曬的太舒服，忘了要說話了。」

「夕陽真是不錯。」榔頭看著西方，「看了幾百年了，沒有兩次是一樣的。」

「同意。」

「聽說那些人類小不點有些新玩意。」

「什麼東西？」

「畫畫，拿一些各種顏色的染料，在白紙、布料、石頭、或是動物皮上，把看到的東西畫在上面。」

「哦？那能做什麼？」

「好像可以換些東西，就是那個一閃一閃，他們稱為金幣的東西。」

「我有聽過，雖然不是很清楚那個叫金幣的東西，好像能跟別人交換東西。」

「交換東西？大自然的資源取之不絕，用之不盡，要什麼自己來就好，幹麻還要用交換的？」橡樹沉默了一會，「或許我改天也來試試看畫畫，就來畫夕陽好了。」

「同意。」樟樹知道朋友也只是說說而已，它看向另一棵樹人，「你怎麼又不說話了啊？」

「噢，我在看天空。」

「不就是星星？」

「不！不一樣。」榔頭糾正道，「它們會動。」

「這我也知道啊。」

「我原本打算數數看到底有多少顆星星的，我數了整整十年，才真正注意到它們在移動。」

「它們每天整個晚上都在動，虧你還要花上十年啊。」

「我不是說那種動，是那種需要長時間才能觀察出的移動。」

「有嗎？」

「我看樹藤都快把你樹汁給吸乾了，你這棵蠢樹，我說你也不會懂的。」

「好吧，那就算了。那你最後有數完了嗎？」樟樹自己以前也有幹過同樣的事情，可是不到一年就放棄了。

「我數是數完了，三百二十七萬六千一百一十七顆，可是我總覺得我好像有重複數到。」

「尼納達之星。」

「你說什麼？」

「尼納達之星，那顆泛紅的星星。」第三棵樹人說道，指給朋友們看，「以前有好一陣子，有些人馬喜歡在我旁邊觀看著星空，也因此我有機會聽到不少關於夜空的故事。那顆紅星，他們稱那顆星為尼納達之星，以人馬的語言來說，就是戰神之星，是顆血光之星。只要那顆星星泛紅光，就是有激烈的戰事要爆發了。」

「噢，人馬，我不喜歡他們，就算他們有許多關於星空的智慧，我還是不喜歡他們，說話怪裡怪氣的，聽不很懂。我還記得以前有隻小人馬企圖跳到我頭上，結果踏斷了我的樹枝，而且還是最茂盛的樹枝欸！」

黎明剛再度降臨大地，幾乎準備要睡醒的生物，還是硬生生的被靠近的震動驚醒，又一次有龐然大物路過林間，這次三棵樹人都看到了，而對方也看到了它們。

「早安，朋友。」它是棵銀杏，雄性的。

「早安，朋友。」

「朋友，你們最近有沒有看到雌樹經過這邊？」

「你是說洛姆塔芬妮西塔嗎？」橡木答道。

「啊，你們看過它？」

「看過，昨天剛從這附近路過，往那邊去了。」樟樹用樹枝指出方向。

「是前天。」朋友指正道。

「是嗎？」

「謝謝你們，朋友。」雄銀杏道謝完，繼續邁出步伐。

「你看，你看。它才是該去追的樹，它才有機會達成使命。」榔頭趁機點明數落。

「那又怎樣？」樟樹回了一句，但是橡樹沒接著回答。

「你們聽。」樹林的另一側傳來了強勁的震動聲，還有金屬碰撞的聲響。

三棵樹人往樹海的邊緣走去，就算很好奇，也不敢走出樹林，所以也只裝成一般的樹木在遠處觀看。

「是軍隊。」

「尼納達之星是不會錯的，只是沒想到這次那麼靠近我們。」

「那你……」

「是的，看來我又該離開一陣子了。」

「沒問題，回來時再跟我們說說故事吧。」

「再見。」它揮著樹枝道別。

「榔頭，走，我帶你去上次找到的水露頭，很甘甜。」樟樹提議。

白樺樹離開了兩位朋友，沿著樹林邊緣跟著聲勢龐大的軍隊移動。戰爭、軍隊，對一般樹人都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它不一樣，只要有機會，它就會躲在一旁觀察著戰事的發展，不論是小衝突還是大會戰，能看的都不放過，也因為此，

歷史中三場最光榮的戰役中，它都沒缺席過，甚至還領導了部份樹人行動，維護身為樹人的尊嚴與榮耀，可以算是樹人中的老將。就是由於它不厭其煩的觀察著戰鬥，樹人們給予了老白樺『瞭望塔 (Watchtower)』的稱呼；就算其他樹人們因為厭惡衝突而遷移，它還是堅持著要繼續觀望各種族間的紛爭，這已經不是它的責任，更成爲了它的興趣。

從古至今，戰場上的雙方，不斷的開發新的作戰模式與武器，白樺樹當然不很清楚每場戰爭的原因，但是在戰場上的小人們，總是能很快速的移動，守護著他們自我堅信的理想與目標，所以不管是戰爭的哪方，它保持尊敬的態度。但是戰場上還是有些東西它不很喜歡，攻城兵器，在大規模作戰中才難得一見的種武器，是由砍伐它大量近親製造出的龐大傢伙，雖然從它的觀望中得知，這些特殊的武器在戰場中總是佔有關鍵性的地位，讓作戰更加的複雜化，也使得戰爭更加的精采。就算如此，它還是不怎麼喜歡這些東西。

人類，這批軍隊中主要的成員，也是白樺認爲最有趣的族類，除了雙胞胎，很難找到長的十分相似的人類，再加上人類的表情變化最爲豐富，使得每個人都不一樣，而同時能看到最多表情的時候，就是上戰場之前。有坦然、有自信、有緊張、有擔憂、有恐懼……數十種的表現，讓人們看起來都不一樣了。再說到裝備，這批部隊看起來是有組織訓練過後的部隊，這可以從主要裝備的一致性看出，但是還是有小地方不盡相同，有人在頭盔中多戴了件毛帽、領子外多圍了圈圍巾、明顯與旁人不同的手套……這也是人類多變的一項特徵。

隊伍中的精靈跟上述比起來就無趣多了，白白淨淨，表情冷靜，動作乾淨俐落，裝備顏色與形狀有近乎完美的一致性，而且還不分男女都留著飄逸的長髮，而且還整齊拿著精緻的彫刻弓。白樺不否認精靈的輕盈優雅，它甚至認爲讓生命週期如此長的精靈上戰場，是件很浪費的事情；但是精靈在戰場上的表現總是很耀眼，爲污穢的戰場增添了不少美感，尤其當他們射箭時展露的優雅姿態，深深的吸引著白樺，那真是種藝術，其他族類永遠學習不了的藝術。弓與箭就算也是木頭製的，但是能被使用的這樣華麗，材料來源也不重要了，反正有哪棵樹不淘汰些枝葉的？

日落了，攏長的行軍隊伍開始收攏，人群升起一堆一堆的營火，這時又是另一種樂趣；不論一天的行軍多麼勞累，人們還是能夠努力的吃飯，接著在飯後總是會唱歌跳舞來抒發壓力，如同緊密契約般附著的影子也忠誠的反應了主人的動作，閃爍的火光映照在人們的臉龐，明暗的對比又是另一番感受。逐漸的夜深了，大堆的營火熄滅，只留下零星的火把給守衛的人使用。

一切都寂靜了下來，四周只偶爾傳來蝙蝠的拍翅聲與貓頭鷹叫聲。白樺跟別

的樹人還有一項很大的不同，在沒事做的時候，許多樹人都喜歡睡覺或是發呆，它則喜歡去思考一些事情，關於一些不關於它的事情，關於其他種族的事情；它曾經試圖去嘗試別族類的思考邏輯，但是始終突破不了既定的思考障礙，還幻想過自己如果不是樹人而是其他種族的話會如何如何。思考的方向、種類都不限定，它甚至花了不少的時間在研究自己的腦到底在哪裡，可是答案始終是無解的。

「請問我可以爬上去嗎？」一個輕細的聲音問道。

瞭望塔疑惑了，直到低頭才發現樹根旁的一名精靈，這讓它又驚訝萬分，白樺的視力是樹人間數一數二的，可是這隻精靈卻無聲無息的來到它樹根邊，心中不禁認為他是名技術高超的年輕精靈，但它很快的就更正自己，一百多歲的精靈跟四、五百歲的精靈看起來還是沒多大的差別，但是白樺相信對方歲數絕沒自己大，「可以。」半獸人、人類與矮人到還要考慮考慮，精靈則比較無所謂。

「那冒犯了。」精靈手持著弓，靈巧的踏著樹幹上的小突起跳上了樹頭。

「我已經好久好久沒跟精靈說話了。」白樺使用了一般種族通用的語言，而不是之前跟朋友們在一起時用的古樹人語。

「是啊，我也很久沒看到樹人了，上一次見到是四十一年前，我沒想到能在這遇見您，我也是走近了才發現您的存在的。」他坐了下來，「不介意吧？」

「沒關係。」

「我叫，哈佩克斯·傑·弗拉米斯·提洛多爾·蓋伯，人類都叫我哈佩克斯·蓋伯，所以叫我哈佩克斯就好了。您怎麼稱呼？」

「我朋友們都叫我瞭望塔。」

「哦！」蠻讓對方意外的，太過世俗用的字眼，樹人一般是不會拋棄自己原本的古名，「那您的古名是？」他小心的問。

「我忘了。」白樺很誠實的回答，「以前有一次睡了一百多年，醒來就忘了。」突然想起的回憶，讓它有點記起當時的後悔，它肯定錯過了許多精采的戰事。

「哦。」蠻有趣的一棵樹人。

「你願意的話，也可以直接叫我白樺，沒遷移走的白樺樹人也只有我一株而

已。」

「您好，白樺·瞭望塔先生。」看來這棵樹人還蠻健談的，「既然您朋友都稱呼您為瞭望塔，再加上您在這樹林的邊緣來看，您似乎蠻喜歡觀察開發區域的，是嗎？」

「如同你所說的。」既然都已經這樣，白樺也比較談的開了，它單刀直入的談它的觀察史，而哈佩克斯也扮演著完美的聽眾。「我有好好的比較過，你們發展出了許多的近戰武器，但我們樹人可以用枝葉揮舞或樹根踐踏，你們有投石機，我們也可以丟石頭，但是我們沒有弓這種優雅的武器。」白樺侃侃而談它對弓類武器的興趣。

聽到對方的言語，讓蓋伯覺得又意外又滑稽，歷史上樹人雖然有參戰過，但是從來沒聽說過有樹人在研究或對其他種族武器有興趣的，可是既然中土內什麼人都有，那看來樹人也不完全都一個樣的，「您真的對弓很有興趣？」

他把手上的弓拿到白樺眼前，白樺用樹枝輕輕扶著，突然有一種感動，這是它第一次在這麼近的距離看到一把完整的弓，而且是一把有精細雕刻的藝術品；以前總是想找把弓瞧瞧，為此還得冒險在無人的深夜中跑進戰場內尋找，可是都只找到殘破的毀壞品；凝視著在自己枝葉間的藝術品，它有股很想馬上來拉拉看的衝動，但是這把弓太小了。

仔細觀察對方的哈佩克斯發現了白樺的意圖，嚇的趕緊出聲阻止，樹人可是強而有力的，「抱……抱歉，請不要拉，這把弓對您來說太小了，您可能只要動動樹枝就把它拉壞了。」他伸手慢慢的將弓拿了回來，頓時鬆了一口氣。

瞭望塔很失望，但是它能了解，它也不想破壞了這麼完美的弓，「抱歉，年輕的精靈，我只是很好奇而已。」

哈佩克斯測試了弓的平穩度，靠著微弱的星光檢查了弓的輪廓與結構，弓弦也很正常的繃緊，「沒關係。」禮貌性的回答，可是剛才著實捏了把冷汗，掌心都還溼透的，「沒關係，白樺先生。看來您真的對弓很有喜好。」

「不好意思，看來是嚇到你了。」

「還好，沒關係。」禮貌性的謊言，白樺的動作也道出了它絕非單純的有興趣，它已經到達了想要動手體驗的地步了，可是無奈世上沒有那麼大的弓能容許樹人來使用的，要不然……「抱歉，問一下。」樹人把大眼珠轉向對方，「您有

沒有想過自己來做把弓。」

「哦！我能夠嗎？」白樺聽到這，原本低垂的枝葉都舒張開了，眼珠凝視攀在枝頭上的精靈。

「應該行吧，如果您想要一把您能拉的弓，唯一的方法就只有自己親手做的。」精靈小心的提議著，「只不過……」

「只不過？」

「這……只不過，弓與箭都是用木頭作的，我怕您會無法接受。」

這真是個問題，白樺沉默思考著，試圖尋找個中間點，然而它找到了，只要使用枯老死的樹木就沒問題了，「好，我能做。你要教我嗎？」

「噢，不，我無法教你，我雖然製作過弓，可是已經是兩百多年前的事情了，現在的我對製弓已經很生疏，現在我只是個會善用弓的射手而已。」

白樺一聽枝葉又垂了下來。

「但是沒關係，我介紹您去一個地方，那邊有的是製弓的高手，我可以把幫我製作這把弓的利害弓匠介紹給您。」

「在哪裡？」它的枝葉瞬間又展了開。

「卡利帕村，在這邊北偏西約兩百公里的地方，我們又稱之為獵人之村，因為那邊有很多優秀的製弓匠，所以也有很多精銳的獵人們聚集在那。」

「這個……我去了之後呢？」

「您先躲在村莊附近的林內，別躲太深入，等我結束了這邊的工作，我再去找您。」蓋伯突然覺得慫恿白樺去製作弓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這樣可以嗎？」

瞭望塔再度思考著，它衡量了一下，「好吧……」

「半獸人！」哈佩克斯原本歡笑的表情一揮而逝，取而代之的是警戒的神情，手緊握著他的寶貝弓。

「什麼？」

「是半獸人！我聞到了，在那邊，緩緩的移動著。還有他們邪惡的坐騎。看來是想偷襲我們的軍隊。」他說話聲刻意壓低，往敵人來的方向觀望著。

「那……」

「尊貴的樹人，請聽我的請求，您等等別插手，保持別動，我們的軍隊能夠處理的。記得！卡利帕村！去那邊等我，我一定會到。再見。」說完，精靈就跳到了另一棵樹上，然後一棵又接著一棵樹的遠離，隱身在黑暗之中。

白樺連再見都還來不及講，對方就已失去蹤影，它望向精靈說的方向，現在它也看到了那些騎著巨大惡狼的半獸人軍隊，他們移動的很緩慢，發出的聲響比貓頭鷹的啼叫聲還輕，似乎還在集結準備。

突然三支響箭，劃破了夜晚的寂靜。還在集結的半獸人狼騎兵開始鼓噪了起來，突然一聲慘叫從隊伍內傳來，接著又是一聲，慌亂了，這下他們也知道林內有斥侯埋伏著，帶頭的半獸人咆嘯，整批隊伍馬上開拔衝鋒。

樹林外頭人類軍隊似乎沒有預料到在此就會碰上敵方的主力部隊，他們的目前的營地也只是暫時的野營地，並沒有任何的防禦工事，就算半獸人的軍隊被提早發現，營地內照樣是一陣混亂，所幸有足夠的距離當緩衝，薄弱的防線開始展開。

一匹又一匹的惡狼騎士從瞭望塔的樹根旁衝過，那些噁心的巨狼奔跑時還邊咆嘯邊流口水，背上的騎士們隨手揮舞武器在經過時還刻意的揮打旁邊的樹木，白樺忍著疼痛，只敢皺皺樹皮。這是它難得身處戰場之中，很刺激，也充滿了緊張，有種很興奮卻又很怕受傷害的感覺。半獸人部隊衝出了樹林。

人類營地內射出了第一波薄弱的箭雨，只擊倒了少數的敵人，半獸人用粗製的厚木盾擋下了大部分的攻擊，又一波的射擊；分散不集中的射擊無法有效的破壞敵人突擊，爭取來的時間有限，正好足夠讓部隊築起兩組四人厚度的長槍陣，可是敵人也很接近了。

前兩批帶頭的惡狼大多都插上了長槍，可是受過訓練的半獸人則跳了下來，原本用來擋箭的厚木盾硬狠狠的砸向防衛中的部隊；當長槍已刺中目標後，人類士兵們馬上抄起一旁插在土中的近戰兵器，一場血淋淋的肉搏戰展開了，為避免誤傷己方人員，後方弓箭射擊隨即停頓。

隨然惡狼騎士的衝擊力突破、撞散了敵方三道的防線，但是也只到此為止，人類軍隊開始將集合的部隊投入作戰。至此，一場夜間突襲戰也告一段落，剩下的也只是普通的肉搏戰而已，刀劍等冷兵器在黑夜中反射出亮光，雜亂無章的反光也說明了戰事的劇烈。肌肉發達的半獸人戰士並非單獨的人類士兵能擺平的，人類只能以小組的合作對抗，用利劍從對方鎧甲縫隙刺入，再以鈍器打擊要害。然而在這樣混亂中，還被允許出箭射擊的只有少數的人類神射手與精靈了。

雖然白樺很想將這場戰鬥看完，但是怕會碰上在撤退的半獸人，所以狠下心提早遠離點距離，它才剛回身，就見到了三隻失去騎士的巨大惡狼圍著自己，拚命的狂吠，就算是巨狼，在白樺眼中牠們還是不怎麼大，它揮動了樹枝擊飛了一隻，剩下的兩隻見狀也飛快的逃離，還夾帶著淒慘的狼嚎。

它開始漫步往北方走，模糊中還依稀撇見了哈佩克斯持續在樹頭間跳躍著，邊走還邊回身觀望的戰場，直到無法辨識目標為止。樹林中的早晨，被濃密的晨霧籠罩，有點兒像天塌了下來，行走在雲海之中，能見度非常的低，可是白樺一點也不覺得麻煩，甚至開始幻想起自己是飛在雲中的鳥類。

卡利帕村，它記的很清楚，北邊約兩百公里的地方，這趟將會是它獨自行程。路途上它並不無聊，它隨時都在思考無數問題，而且還懷抱著歡喜與希望，因為這趟旅程將會有機會實現它百年來的夢想，它不再只是瞭望塔，單純的觀望已經無法滿足它那不停運轉的腦袋，雖然它還是沒找到自己的腦在哪裡，但這次他已經下定了決心去實踐夢想。

旅途上，它碰上了兩棵朋友，經過它們指點，往卡利帕村的方向又確切的多了。半路中它還冒險穿越過一個小平原，爲了不引人注目，還特地只選擇夜間移動，這樣的風險已很熟悉了，在它以前爲了目睹精采的戰役就不知道幹了多少回。每靠近目的地一步，心情就越開懷，就算多日沒停下樹根休息，也不覺得養分不充足。

一共花了兩個多月，來到了卡利帕村附近，中途冤枉路走的可不算少，但它還是抵達了。記起哈佩克斯的話，接下來就是要等待他來找它了，時間很充裕，於是白樺開始在附近的林子內閒晃，不時也觀察著村內人們的生活。

卡利帕村，是一個座落於山間的中小型村落，四周廣大的樹海如同取不盡的資源，村內建築以木造居多，以盛產木製武器爲主要的經濟型態。村裡的人大多整日忙碌，就連夜晚也燈火通明，商人的車隊來往頻繁，運進村內需要的物資，再運走製作好的成品，這也使得村內的道路上總是被擠的水洩不通。然而就算如

此，村莊附近的樹林也沒有被嚴重砍伐，廣大的樹海還能保持著自然生態，另外白樺還注意到有不少人還蠻喜歡進入森林中打獵的，尤其是這裡的小孩，時常拿著小型的弓到處玩耍，從小就能培養射箭技術，這直接點出了它的渴望，很希望跟著他們一塊射箭，但是它始終是樹人，還是安靜的等待與精靈的約定。

時光又流逝了一個月，白樺依舊在林中閒晃，一個月對它來說並不值得去注意。一天，白樺正伸展樹根休息，順便繼續思考與幻想自己成為弓箭手的威風姿態，突然有一個小男孩跑了過來，也沒特別注意就一溜煙爬上了白樺，白樺自己也呆住了，但它決定不亂動，以免也嚇著了活潑的人類男孩。

小個子的人類瞭望四處，不知在尋找觀望些什麼，當他準備爬下樹時才發現有兩棵眼珠子在盯著自己，樹上有一張臉，而且右手還抓著對方的鼻子，一時的驚嚇，小男孩手一鬆，落了下去。白樺適時的用樹枝接住了小男孩，然後緩緩的將他放下，這期間男孩著急的哭了出來，腳剛踏到地面，馬上頭也不回的衝了出去。想必那個小孩是第一次撞見樹人吧，白樺也不以為意，繼續陷入自己的思緒之中。

隔了兩天，瞭望塔還呆在原處想著自己這段時間要做些什麼。天才剛亮，一個矮小的身影依著一棵又一棵的樹木，逐漸往白樺靠近，它注意到了，是前天的小男孩。他帶著又好奇又害怕受傷害的表情走到樹人下，而且他知道那兩粒眼珠子已經注意到自己了。

「你會說話嗎？」小男孩放膽問了一句，身體姿勢也保持著隨時能轉進的姿態。

這一問，白樺愣住了，低頭輕聲回答，「當然會啊。」

「哇！」小男孩被接近的大臉逼退了一步，但是好奇心逐漸戰勝了恐懼，「真的會說話欸，那……那你有舌頭嗎？」他吐出舌頭，用手指了指。

又一個樹人與其它生物不同的地方，白樺與其說被震驚不如說有些驚訝，它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它試著學小男孩吐舌頭的模樣，並不成功，「看來是沒有。」它也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發出的聲響是很空洞的，就好像從身體中產生似的。

「哇！」男孩又驚嘆了一聲，「那你會走路吧，我以前沒在這看過你。」

由於幾天沒移動，樹根自主性的往土裡鑽，於是在它開始作移動表演時，對男孩產生了有如天崩地裂的震撼效果。

「哇！好厲害喔。」天真的小男孩邊拍手邊蹦跳著，此時他已經完全忘記要逃跑的事情了，接著開始要求樹人做其他的表演。看著活潑的男孩，樹人想反正也沒什麼特別的事情，也就依著要求照作，一人一樹就這樣玩了許久。

「哇！好棒，好棒。你可以把我舉起來嗎？我想看可以看多遠。」

白樺用樹枝輕輕撈起男孩，用樹枝纏繞固定好他後，將他舉過了頭，由於舉的速度很快，讓男孩害怕的緊縮著肩膀，同時感到要失禁的感覺也讓他覺得有些不好意思，等到張開眼注意起四周風景的時候同時，他已經超越過了附近樹林的平均高度，「哇！可以看的好遠喔。」一望無際的綠色都在腳底下。

當男孩在驚嘆時，附近樹底下一個躲藏許久的成年人類男子終於現身，他也是這生第一次看到樹人，所以小心謹慎的緩緩走近。

對方面露慌張，但是還他還是鼓起勇氣對樹人說話，「你好，這個……那個……可不可以請你把小孩放下來……」一邊堅持住自己不要暈倒，一邊斷斷續續的把話吐出。

「我們有客人嚕。」瞭望塔對男孩說道，然後將高舉的樹枝緩緩放下。

「啊，爸爸。」男孩喊。

樹枝鬆開了男孩，成年男子走了過去，輕輕抓住自己兒子，再用力的抱入懷中，「你沒事吧，這樣很危險的。」

「爸爸，不會啦，這樣很有趣，還可以看的很遠喔。」

白樺沒吭聲，靜靜的望著兩父子。直到男人覺得對方就算是棵樹，還是要禮貌性的打招呼，「你好，我是皮納恩·諾曼德，我是……住在這附近的。」原本是習慣性的介紹自己的職業，可是突然想到自己整天用的材料都是木頭，便就趕緊改口。

「我，叫我白樺就好了。」

「這是我兒子，賈佛瑞·諾曼德，抱歉，給你添麻煩了。」

「不會，你兒子很活潑可愛。」

原本只在故事、傳說裡出現的樹人，現在卻真的出現了，讓身為父親的皮納恩也抵擋不住內在的好奇心，與另外發自本能的恐懼感拉鋸著，最後天真無邪的兒子帶領下，開始了此生第一次與樹人的對話，兩人一樹慢慢的就聊了開來。

中午很快就到了，「來吧，賈佛瑞，該回家吃午餐了。抱歉，我們得先離開了。」

「沒關係。」

「可是人家還不餓，我還想在玩。」

「不行，不然媽媽會生氣喔。」父親馬上祭上法寶。

「好吧，可是那我吃完飯還要再來。」

「你這樣會給別人添麻煩的。」

「白樺伯伯，我還可以再來嗎？」男孩尋求最後希望。

樹人允諾了，但它也有要求，希望他們將它的事情保密。

從此之後，小諾曼德幾乎一有空就天天都會跑來找樹人玩，白樺也很歡迎，因為他也答應以後來都會帶著他的迷你弓前來。男孩最喜歡的就是請白樺伯伯將它高舉過樹梢，然後開始逛樹林，賈佛瑞很得意，這可是村內其他小朋友絕對享受不到的特別待遇。

又過了三個星期。小諾曼德才剛玩累的躺在樹人下休息，而白樺則拿著小弓把玩，此時兩個人影走了過來。

「沒想到這麼巧，怕它會生氣，我還不敢說出我是做什麼的。」

「呵呵，這就是所謂的緣分吧。」

白樺認出對方，一位是諾曼德先生，而另一位正是與自己有約定的精靈。

哈佩克斯來到樹人前，鞠了個躬，「讓您久等了，白樺先生。因為之前戰事的擔擱而來晚了。」

「對我來說並沒有等很久。」雖然口頭上這樣說，但是這段時間內是它第一有體會過所謂心急的感覺，對這種新的感覺，白樺也花了不少空閒好好研究過。

「感謝您的諒解。這位皮納恩·諾曼德先生就是我先前跟您提到過的優秀製弓匠，看樣子你們已經認識了。諾曼德先生製作的弓我使用了兩把，我現在使用的這把，另一把很遺憾的在以前的作戰中遭到了破壞。」

「哦，原來你就是製弓匠啊！怎麼不早說呢？真是太好了。」樹人隆隆的笑聲從嘴型的樹洞中傳出。

「不好意思，先前我沒有跟你提起過。」人類摸著頭尷尬的笑一笑，「哈佩克斯先生已經跟我提到了你想製作弓的事情，看起來蠻有趣的。來吧，先來我家附近，我們再來好好談談。」

「可是去人太多的地方……」樹人擔心著。

「這你不用擔心，我家在樹林裡，離這不遠，平常沒什麼人來的。」

皮納恩領著樹人來到他在林中的木屋，他是因為比較喜愛林中的寂靜而選擇在此建屋，他受不了人多吵雜的城鎮，就連平常也只偶爾才去卡利帕村一趟。

「你已經決定要讓它做哪種弓了嗎？」精靈問人類友人。

「說真的，如果是要讓它來使用為前提，我個人認為以單體弓的長弓為製作前提，這樣一來，製作上除了比較方便，有機會還可以嘗試多做幾把看看，但是……」他回頭看了看樹人的高度，「依比例來講，給它用的話可能只能叫短弓吧。」

「您說的是。」哈佩克斯微笑。

「要做那麼長、大的弓，雖然可能已經超出了我所了解的技術範圍，但我會儘力去協助它完成的。」而且這不只有趣，還蠻有另類的挑戰性，想想看，這成功後可能是世上最巨大的弓了，然後那把弓上有自己的名字，光想像就會讓人驕傲的要飛了起來。

隔日，皮納恩領著精靈與白樺出發前往搜尋適合製作的弓身樹木。紫杉木是弓匠預定的心中首選，因為最近也接了要製作長弓的訂單，正好可以一次解決。

紫杉木在這裡的數量非常的稀少，一般來說，如需大量製作長弓時，紫杉木都必須由南方的濱海地區或海外的島嶼進口，所以光爲了找優良適合的紫杉木就花上了將近三天。白樺馬上提出異議，就算這樣也不應該砍伐一棵活生生的樹，它認爲使用老死的樹就可以了；弓匠當場就反對，原因無他，老死的樹通常會有更多的小昆蟲生長在裡面，牠們會在樹幹中穿孔打洞，使整體的木頭材質有嚴重性的結構破壞，這樣的木料是無法製作成一張好的弓的。

「每棵樹都擁有自己的聲音，我無法這樣做。」樹人堅持道。

弓匠面有難色，「但是這是必經的路程，樹木是一種必須的原料，我們是做有效率的利用，而不是浪費。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弓，勢必是需要看開的。」

「白樺先生，您可以再想清楚，我們會尊重你的決定。」哈佩克斯了解這一切都是需要時間，思考清楚可以避免事後不必要的麻煩。整整一天的掙扎，白樺爲了夢想做出了決定，它讓步了，但是還是堅持順道帶回另一棵老死的紫杉樹。

三天後回到了皮納恩的家附近，製弓的步驟卻無法馬上開始；削製弓身一般都要先使用小刀，但是考慮到要製作物品的規格，必須要由樹人親手開始製作，這是個尺度與觀感的問題。家中現有的刀具對白樺來說都過於迷你，猶如根針一般難以掌握，所以皮納恩特別自掏腰包去訂製了一把尺寸適合樹人使用的削木刀。最先開始的步驟就是木料的處理，說起來還頗無聊的，卻是個打發時間的好方法，直到樹人專用的削木刀送達，一切才真的開始運作。

剛開始削製沒多久，老死的樹幹馬上就出現了許多的缺陷，脆弱與被昆蟲破壞出的軟弱部分，使得連第一階段步驟都無法持續，不死心的樹人又嘗試了幾回，所有的木頭連整體的弓身形狀都還沒出來就宣告報廢，鐵錚錚的事實讓白樺不得不屈服在弓匠的權威上。前幾把都失敗後，新一把弓身的製作直接展開，用的是砍伐回的紫杉木，諾曼德特別把自己的工具從家中拿了出來，一面在外頭教導白樺，也順便示範給它了解，紫杉木被處理的剩下從橫截面看偏中間部分，同時保有偏木心與邊材兩部份，靠近木心的木材較柔軟耐壓縮，將會被用在弓的內側，堅硬抗張力強的邊材爲外側。弓匠與白樺各取所需的善加利用紫杉木，剩下還堪用的木料將會便宜賣到量產行的製弓行。

這段時間內，哈佩克斯認爲自己休閒的時日夠了，於是與朋友們辭行，再度回到軍隊中爲自己的理念而戰。

接下來將會是需要耐心的階段了，而這正是樹人絕不缺乏的長處。木材需要修整成中間實厚，然後兩頭略薄的雛形，再從兩旁的側面將兩端稍微的修窄些，

接下來需要將橫截面修整為一八邊形；修整時有幾項要點，弓體表面必須平整，兩端要求對稱外連厚度都須一致，這樣弓的彈力才均衡，也可避免射手在使用後肌肉受傷。由於白樺沒有刨刀可以使用，所以這一切都必須花上長時間才能完成。接下去的調整也不能含糊，由於是自然生長的樹木，以木質來說，實在很難成長的完全一致，總是會有些地方硬了些，而別的地方較軟，例如在長了結的地方通常都會結實，所以僅僅就算外型均衡一致，力道可就很難講了，應此還要經過準確的觀察來加以修正，把木質硬度較高處削的稍薄。這一切都完成後，就可以在兩頭接近頂端的地方刻出弦槽，弓背外側刻的較深，內側則較淺。就此，弓身的製作告一段落。

卡利帕村會發展成為製弓村落是有原因的，氣候是一大因素，一年內降雨日數少，而且溼度保持的很穩定，這是對木材品質影響很大的要素。然而就算是降雨日數少，始終還是會下雨，雨水滋潤著大地，自然中的動植物都以虔誠的心迎接它的蒞臨。可是這一次白樺卻很懊惱，它剛花了近半年所修製的弓身因為沒有適當躲避雨水的地方而出現了嚴重危機，適度自然風乾的木材再度接觸到水分後開始出問題，木料吸水膨脹，造成原本已經成形的弓身開始變形。皮納恩承認這是他的疏忽，因為他太習慣於室內製作了，造成他忽略了室外會碰上的問題，當開始下雨時他隨即發現不妙，奈何那把巨型的弓身怎樣也塞不進他自己家與小型的倉庫中。

樹人遭受了強大的打擊，就算弓匠安慰他說等到天氣轉好，弓身再自然風乾後還是有機會維持正常，雖然口中這樣說，但是很清楚那是在他們一般『正常』大小的弓有機會，這種巨大的弓身吸水變化的程度大的多了，一切都並不樂觀。三日後，雨水停止落下，清晨被濃厚的霧氣霸佔，幾小時後陽光重新綻放，隨後接連的好天氣是他們最後的希望，但是依照幾日風乾的狀況，弓匠只能遺憾的搖搖頭。

白樺回到樹林中休息了一陣子，在弓匠的鼓舞下再度出發尋找新的木料。同時間諾曼德也沒閒著，他請來了木匠特別蓋了間特大的倉庫，專門用來安放樹人的長弓。一個星期後，白樺扛著適合的紫杉樹再度出現，一切重新來過。

剛滿八歲的小諾曼德見到樹人又回來了可是非常的歡喜，活潑好動的男孩讓樹人又有了鬥志，而且男孩還做了個決定，這次他不再只是觀看，也要跟隨著父親與樹人伯伯一起製作他的第一把弓，他相信這樣就能夠跟樹人伯伯一起分享快樂的喜悅。

當樹人重新來過時，皮納恩默默的在尋找適合用在巨弓上的弦，他用了一般長弓把平常使用的材料都做了測試，但是考慮到尺寸的問題，這可就麻煩了；動

物腸、動物筋、牛皮都是不錯的選擇，可是這些材料無法弄得足夠長度，就算長度夠也會有韌度不足的顧慮；老樹皮的粗纖維也可以搓製成結實的弓繩，長度是能夠辦的到，可是單股的弓繩應該不足以承受強大的彈力，或許可以試試看弄成三股至六股的，雖然並不太想使用多股的粗麻繩，但是如果前者失敗了，也能以備用的姿態登場。

半年的光陰也很快的過去了，在白樺耐心的削磨下，第三支弓身完成了。屬於單體弓的長弓，上完弓時呈的是圓弧形，而要讓弓從長條型的木條變為圓弧形，這個彎曲的過程稱之為『馴弓』。這個步驟就是要讓弓背逐次逐步的適應彎曲，在弓背鬆弛狀態用繩子綁在兩頭，將弓背的中央架在使用專門的托架上，然後緩慢均勻用力拉開繩子與弓背間的距離，一次不能拉太多然後固定住，此時弓背開始略微彎曲，這時還要仔細檢查弓背上的曲線是否完美流暢，標記出太過強直的點，將繩子放鬆進行弓背上的微調，持續改進直到滿意，然後開始逐步增加繩子與弓背之間的距離，重複執行調整的步驟，直到弓背彎曲至弓手拉滿弓的程度，到此弓就算馴完成了。這整個馴弓的過程一切都急不得，在每次拉開繩子與弓背間的距離前，都要適度的讓弓背放鬆些時間，給予內部應力有釋放的空間，避免材質上的損壞。

但是這是一般弓馴弓的步驟，現在唯一麻煩的是並沒有適合馴這張巨弓的托架，工匠最後想到的辦法是，一切讓白樺『手動』操作，而且要馴這麼大的弓，每次步驟所花的時間將會更長。粗麻繩的兩端套上了弦槽，然後弓匠指示樹人一邊持穩弓背中央，另一邊持弓繩拉開一段距離，接下來樹人得保持完全不動的姿態，皮納恩再爬上樹人，小心踩著枝幹開始在巨弓上過直的地方標記，接著修飾後再觀察。問題沒多久又冒了出來，馴弓用的弓繩與弓背的距離還沒啦的很開，弓匠就發現粗麻繩中有幾股麻繩已經有斷裂的痕跡，馴弓的動作隨即停止，他不能冒險等到繩子突然斷裂的程度，因為這樣突如其來的反彈力道很有可能會損傷弓體，現在問題可麻煩了，這可是他手頭上能承受最大磅數的東西，更加粗大的麻繩必須另外訂製。

弓身被迫收入巨大的專用倉庫，門重重的關上，白樺與皮納恩分頭在自然界與開發區域內尋找能用的素材。兩個半月後，雙方各準備好收集的材料，白樺從森林中找到了各種不同的樹藤，樣式達二十來種；另一邊弓匠也準備了多種繩子，甚至買來了只有在戰場上才用的到的超粗麻繩，也有條從南方海港搞來專門用在大型船上的繩子，但是粗也要粗個有限度，如果粗到不能打結也就沒意義了；馴弓的步驟與近三十來種材料的測試同時展開，可是令人遺憾的是其中大半的材料並不適合當弓弦，甚至連上弓都辦不到，而就算是能夠突破前面兩關，剩下裡頭最強韌的繩索也只能讓弓馴到勉強約一半的程度。

工匠懊惱的看著滿地報廢的各式材料，難道這一切都將在此破滅嗎？開發區域內的材料似乎都出局了，他看著撐到最後的樹藤。

「白樺，你能不能找到更加堅韌的樹藤？」

「這……」樹人失落感很重，它的枝葉從來沒有這麼低垂過。

「更加厚實，強韌的樹藤，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了，反正你還能想到任何的可能性嗎？如果有的話，我們還可以試試。」

一旁的小諾曼德手持他製作的第三把小弓，觀察著地上斷裂的樹藤，避免打擾父親與樹人間的談話。

樹人突然靈機一動，「啊，我想到了。」因為太過興奮，話才講完，拔起樹根自言自語的離開了。

工匠一時也沒搞懂，但是看起來似乎還有一線希望，也沒有特別去追問，當他覺得可以休息一些時日時才注意到，那張樹人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拿起的弓身正躺在一旁，還沒收回倉庫時，只能揉著眉頭大喊頭痛。

白樺想到的是它朋友樟樹，那傢伙身上可是有百年樹藤啊。三個月，白樺依照著記憶，終於在最後辭別朋友地點的附近山上，找到了兩棵樹人。

「借我幾根樹藤！」白樺直接了當的提出要求。

「什麼！」樟樹連招呼都還來不及打。

「你怎麼了？」榔頭也摸不著頭緒，它們倆在這乾淨的水源附近呆了兩年多，每天渾渾噩噩的，腦袋恢復運作需要些時間。

「我需要用一些樹藤，大約那麼長就好了。」

「什麼？你瘋了喔！」樟樹確定自己沒聽錯後更加的無法接受。

「瞭望塔，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拜託啦，我現在急需要這些樹藤。」

「樹藤森林中多的是啊。」

「那些我都試過了，不夠符合我的需求，你身上的樹藤是我最後的希望。」

「要樹藤很簡單啊，你可以自己養一株啊，找個種子放在身上，等個一百年就好了，就有這種規模了。」它搖著枝葉抗議。

「可是我沒有那個時間等個一百年啊。」

「慢一點，你能先說清楚整件事情嗎？你為什麼需要樹藤？」榔頭趕緊打圓場。

白樺把自己現在正在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兩位樹人說明，「……就這樣，爲了達成我的目標，我很需要這些樹藤。」

「原來是如此啊。」橡樹點頭表示了解。

「等到我成功製作出弓以後，我就是樹人中第一個弓匠了，也能成爲樹人中的第一位弓箭手，以後我們不用再做丟石頭那種野蠻的行爲，用弓優雅多的，而且聽說其他種族還有把射箭當一種休閒的運動欸。」

「我跟它談一下。」橡樹拉著樟樹到旁邊，「你覺得怎樣？」

「怎麼才一陣子沒看到它，怎麼像變了棵樹是的，哪有樹人在大談工藝的東西的？這我可不能同意。」

「你就答應它吧，看來他這次是認真的。」

「什麼！」

「反正你不也時常抱怨那個該死的樹藤？趁這個機會就讓給它吧。」

「你怎麼在幫它啊！」樟樹不敢相信，「這個樹藤該死雖該死，可是它好歹跟了我三百……兩百……兩百多年了吧，多少有些感情吧。」

「你跟那個樹藤講感情？你每年換那麼多枝葉就沒感情啊。」

「這……」

「你不是常抱怨那個樹藤破壞了你的外表嗎？你自己想想看，扣掉被追走的洛姆塔芬妮西塔，還有四棵雌樹，你還蠻有機會的，不是嗎？」

「欸，你說的還蠻有道理的，我以前怎麼都沒注意到？」就算時間過了許久，這個提議還是很吸引樟樹，「好吧。」

藤類植物是屬於寄生植物，它們生長的方式是寄生在別的植物上，然後用特化的器官穿刺破被寄生植物的樹皮，直接吸取養分生長。時間越久，藤類寄生的就越徹底，甚至到刻意要分開時反而會危及到被寄生植物的生命。

「誰是男子樹！」榔頭架著樟樹喊道，此時白樺正開始把樹藤拔下。

「我不知道！」樟樹回喊著，樹藤與它被分離的地方開始流出了樹汁。

「錯！你才是男子樹！你是男子樹！」

「我是男子樹，對！我是男子樹！」（註一）樟樹忍著痛苦，「哇啊！」樹人的吼叫聲響遍整座濃密的樹海，所有的樹木都不禁顫抖。

分離手術結束了，生長過百年的樹藤被取了下來，樟樹身上被撕裂的傷口溢出滿滿的濃白樹汁，量之多讓它也嚇了一跳，它參加過兩次戰爭，也沒流過這麼多的樹汁。接連的一整段時間它都得好好的休息，直到傷口復合為止。

白樺跟朋友道謝後，急忙帶著取下的藤一路趕回卡利帕村，它有重要的使命，不能擔擱太久。見到樹人回來，弓匠再度歡迎著它，新的材料送達，時間也不需要再擔擱了，他們將百年藤處理好後直接開始馴弓，剛開始還有些擔心，接著緩緩的漸入佳境，新的樹藤能很輕鬆的撐住整個弓身的彈力，一人一樹展露笑容勤奮的工作，但是這項工作似乎不受神明祝福，剛到來的好運並沒有滯留多久。

當馴弓達到四分之三時，隨著一聲木質斷裂的巨響，斷成兩截的弓身快速的向後飛去，甚至差點打中當時在白樺身上工作的皮納恩，連白樺都因施力不穩倒退了兩步。爆裂開的木削噴灑至四周，猶如晴天霹靂般，一人一樹當場也沒來的及做出任何反應，就只呆呆看著殘骸，耗費長久時間幾乎接近完工的巨大弓身，突然說斷裂就斷裂。

心靈受創，接連的數十天，白樺呆站在巨弓殘骸旁，只有風吹過時才能看見它的枝葉稍微搖晃，小諾曼德也只躲遠遠的偷看，希望盡量別刺激到心情不好的

樹人伯伯。弓匠窩在倉庫中，研究著殘骸斷裂面，重新警慎評估這種巨型尺寸弓的可能性，他不得不承認自己過於大意，曾今製作過最大的弓臂是裝置在弩炮上頭的，跟這個比起來又是小巫見大巫，諾曼德的作品總是頗受好評，所以才會有人願意等個一、兩年也要購得寫上他名字的弓，難道過去的成功讓他過度的自信？讓他認為這不過一個小把戲？他內心不得不承認道，剛開始就真的單純爲了好玩，才答應幫白樺製作所謂樹人能用的弓，但是他居然膚淺的認為這很容易！自尊心與認真的態度在不知不覺中被挑起。

「我們不能就這樣放棄！」弓匠的一句話，就這句話讓樹人又振奮的起來。

白樺再度出發尋找木料。而這次皮納恩還跑進村中把裡頭的矮子鐵匠給找了出來，他帶著對方來到了秘密的倉庫，裡頭擺著前一把幾乎要完成的殘骸，小諾曼德自然跟在一旁，再過兩個月他就要十歲了。

「什麼事情那麼神秘啊？可不要欺負我矮啊。」鐵匠習慣性揮著不離手的大鐵鎚，哈敏彭·拓格是個矮人，而且是個罕見的女矮人，下巴掛著一把大鬍子，連嗓門都沙啞低沉，不是熟識的人根本都不曉得，十分強勢的她總是能將手下的幾個男矮人治的服服貼貼，店舖裡主要專門製作大量的箭頭供應村內製箭的大盤商。

「也不算是什麼秘密啦，雖然還是希望你幫我保密，就是這個。」

「這是……」在她眼中看到的只是斷成兩截的巨大木頭。

「這是我最近在製作的巨型弓，可是碰到了些問題，我想在弓身上加裝金屬骨架，以解決木頭斷裂的問題，所以想問問你的意見。」

「哇，這麼大的弓？你這次是要幫哪邊做的？秘密武器？」女矮人大致目測了一下，光弓身就好幾個自己身高了，不得了的大東西，「光你一個人不可能弄的出這樣的大工程，還有誰幫你啊？快說。」

「不是啦，妳誤會了。好吧，我就跟妳講清楚好了。」爲了避免讓對方胡亂猜測，弓匠咳了一聲，清清喉嚨，「這是我跟一棵樹人朋友一起在製做的巨型弓，是那個樹人要自己使用的。」

對方先是傻了眼，接著豪不客氣的笑出來，隆隆的笑聲迴盪在倉庫中，「你這個人類也真不會說謊，什麼樹人，什麼朋友的，哇哈哈，而且還是那個樹人要的？樹人做弓？它們要弓幹麻？它們自己不就是材料嗎？哇哈哈，笑死我

啦，好久沒聽到這樣的笑話了，說的不錯，小子。連我都很久很久都沒看過樹人了，你居然說認識一個，而且還是朋友。說實話小子，到底是幫哪個陣營弄的？可不要欺負我矮啊。」

這樣荒唐的事情本來就很難讓人相信，如果是在酒吧的話，說不定還會是個令人傳頌數天的笑話哩，弓匠還在煩惱要怎麼回答，他的小兒子到先說了，「哼，我爸爸才沒說謊呢！我們跟白樺伯伯認識兩年了，它可是很努力的要出自己的弓的。哼，我才沒欺負妳矮，我跟妳也一樣高。」

鐵匠摸了摸鬍子，「皮納恩，你兒子怎麼這樣說話啊。」她沒有生氣，反而覺得嘟著嘴的小諾曼德很可愛，所以雙眼直視，故意來個大眼瞪小眼。

「賈佛瑞，你這孩子怎麼可以這樣跟哈敏彭大媽說話，她活年歲的可比你老爸多好幾倍啊，快道歉。」

「欸，皮納恩，別隨便提到女矮人的年紀。」她隨手把鐵鎚砸在地上，做出威嚇狀。

「對不起嘛……可是爸爸又沒說謊。」男孩嘟著嘴回答。

「乖，出去，你老爸我還要談事情。」

「好啦。」賈佛瑞不甘心的踢著鋪在地上的稻草，慢慢走出了倉庫。

「抱歉，哈敏彭女士。我所闡述的都是事實，雖然聽起來像是醉鬼口中吐出來的，但絕無隱瞞。」

「別來跟我玩文字遊戲，還女士勒，你剛不還說我老你好幾倍？好，我暫且相信你就是了，可是我要瞧瞧那棵異想天開的瘋樹人。」

「好，改天那棵樹人回來後我讓妳們認識認識。」

「好，就這麼辦，我到要瞧瞧，一個想拿弓的樹人，有意思。到時候就知道你是不是在鬼話連篇了。」

「那我剛剛說的……」

「別急、別急，我正在看。」鐵匠又看又摸了一陣，「如果是要弄成外骨架，

是沒問題，鐵就行了。但是我這手頭上沒有那麼多的量，最近外頭不太平靜，金屬用量很兇，鐵也在漲價，需要花點時間從外調貨，最重要的是要價不低。」用手做了個錢幣的手勢。

「這沒問題，我這還有不少皮納恩·諾曼德的好弓，我想是夠拿來付款的。」

哈敏彭手叉腰嘆口氣，「雖然蜜雪琪已經很會幫你處理這些買賣的了，但是你如果聽到外頭把你的東西哄捧到多高價，你可能會想吐血吧。」女矮人搖頭說道。

「謝謝妳的讚美，內人可是幫了我許多啊，她細心特製的箭可也頗受歡迎的。大媽啊，錢這種東西，夠用就好了，重點是活的開心。」

「呵，錢哪會嫌少的呢，我想收集的東西可多著了。放心交給我吧，把弓保養好等我來挑吧。」鐵匠記下所需的一切尺寸後走向門口，「我回去啦。哦，還有啊，好久沒看到你來玩兩把了，有空要多常來啊。」村莊內最大賭盤老闆娘留下最後一句。

「一定，我有空會去逛逛的。」

第四次了，這次白樺只花了三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就完成了弓身的雛形，正巧沒過幾日鐵匠哈敏彭就帶著她店內的其他兩名鐵匠前來交貨。三名矮人看到樹人都很驚奇，尤其是它與人類交了朋友，還在學習製弓。

「這是什麼景象啊。」女矮人手拿煙斗，連呼幾個煙圈，幾乎是處在無言以對的呆滯神情。

就算如此，她還是沒忘記工作，鐵製的骨架在大倉庫內開始裝訂上原始弓身的外側，這可是看似簡單，卻必須小心、費力、耗時的工程，矮人們處理的可是精緻的弓，而不是粗製濫造的軍用工程器具。

骨架完成後，馴弓馬上接著開始。兩名男矮人回去了，獨獨留下鐵匠舖老闆娘，因為哈敏彭過於好奇而打算留下來多看幾天，她聲稱這種好奇心讓她覺得年輕不少。

希望再度破滅了，鐵製骨架所有的彈性有限，還未展現弓匠期待的效果，就先產生了永久形變，而形變後反而會壓抑著木頭本身的彈力，又一次失敗。

鐵骨架由鐵匠回收，皮納恩還是付出了三把長弓當作工錢，另外又多送一把當遮口費，希望矮人別把樹人的事情傳出去，以免干擾了他們的生活。當然在收下東西時答應的挺快，沒隔幾天黃湯下肚後，這件事就在酒吧傳了開來。隔天，一支充滿好奇心的觀光團就從村內出發，前往諾曼德家。

這樣的日子，白樺根本呆不下去，諾曼德家庭也不堪其擾，尤其是諾曼德本人更是大吼大叫的驅趕極端好奇的群眾，灑出去的口水並沒得到效果，氣的皮納恩差點想潑些有腐蝕性的液體。人群把事情宣揚開，就連外地來的商旅團員也起鬨著擠來觀看，實在到了沒辦法的地步了。弓匠趁夜與樹人好好談了一晚，互相激勵打氣後，建議樹人應該先暫時離開，希望它旅途中將會找到更好的木料，然後再一起達成目標。白樺離開後皮納恩爲了懲罰多嘴的矮人，以違反承諾必須加倍賠償的理由，硬是回收了兩把長弓。而這件事也讓哈敏彭跳腳了許多日子，還到處宣稱，「那個死小子弓匠，不過就是欺負我矮！」

就算弓匠安慰著它去尋找更好的材料，可是這樣連續性的失敗，不只感到狼狽，最嚴重的是把它的熱情給磨掉了，樹人不再期待。這幾年可能是它最爲充實的幾年，過去的幾百年就像一溜煙似的，除了三場光榮的戰役外，沒什麼另它特別在意的事件，隨著流逝的時間成爲歷史，直到了這幾年才有些許的尋回自我的感覺，這幾年發生了太多的第一次，它第一次這麼在乎自我的感受，第一次有所謂真正感動的快樂，當然也是有著第一次有失落至絕望的感覺，腦中的記憶被這幾年的畫面佔滿，過去數百年漸漸的越來越不重要了。

優雅的武器，絕對不是扔石頭所能比擬的，就算瞭望塔如何念念不忘，只要弓沒有製成，它就不是個弓匠，只要弓沒有製成，它也不能成爲弓箭手，無法如同精靈般使用這令人嚮往的武器，幾百年的夢想幾近達成，卻又在瞬間破滅。在哀默的旅途中，這些失落侵占了它所有能運轉的思緒，垂頭喪氣，毫無標的的移動著。低垂的枝葉無法超過樹林的高度，也無法吸收充足的陽光，這是植物世界的殘酷，在濃密的樹海中，所有的植物爲了陽光而競爭，失敗者就遭淘汰，老白樺逐漸的因爲養份消耗而衰弱。

不知不覺中，老白樺走到了山脊上，在此它多少能照射到些許陽光，雖然力氣得到些許回復，但腦中猶如遭枷鎖限制，對於弓的思念始終滯留著，使它開始看起來像是毫無生命的普通樹木，唯一的差別只剩下它還在緩慢移動著而已。

「多麼美妙的早晨啊，歡迎你一同享受，白樺樹，伸展所有枝葉，享受一切，讓大氣流過你的樹梢，帶走煩惱；讓陽光照射你的樹葉，帶來歡喜。」

突然間聽見了古樹人語，白樺回過神來，望著四周才注意到自己來到了山

頂，而身旁還多了另一棵樹人。

「你好，朋友。我剛剛說的不錯吧，是以前一個離開的老友教我的，它總是喜歡把語言說的文謔謔的。」

「看來這段時間我真的忽略了很多事物。」一望無垠的美景讓瞭望塔眼神為之一亮。

「是的，最近有個新消息，聽說有一棵幸運兒，獲得了開發區域邊緣最後四棵雌樹的青睞，這實在是太沒道理了，真是棵令樹忌妒的傢伙。」樹人說著八卦，卻同時受天上星斗的吸引，「聽說它還是棵樟樹，真是莫名奇妙。」

白樺聽到時有種莫名的熟悉感，對方見它還是沒說話，就繼續說了下去，「你知道嗎，天空的星星是會移動的，而且我數過，我很確信總共有三百二十七萬六千一百一十七顆，厲害吧，我可是數了二十年才數完的。還有你看，天空上的那顆閃亮的紅星，尼納達之星，人馬們是這樣稱呼它的，是我一個人馬朋友告訴我的，他們說，只要尼納達之星泛紅光，就是又有戰爭要開始了。」

是的，尼納達之星，每當它閃亮時，白樺總是興沖沖的去尋找戰場，但是現在它不想去，它不想看到別人能盡情的使用弓箭，看別人能夠，自己卻無法達成的目標，那會是一種痛苦，那種痛無法用樹皮被扒開流出多少樹汁來形容的。它打量身旁的樹人，很確定以前沒見過對方，可是它的身形卻很熟悉，再加上這麼多話又曉得許多事情……「你是諾格特瑞魯斯嗎？」

「啊哈，正是在下，我就是諾格特瑞魯斯，紫杉樹，樹齡五百六十七年，開發區域邊緣的遊走者。」它得意的自我介紹，「聽起來很帥氣吧。」

紫杉樹，是紫杉樹！白樺一時心中也不知是哀怨還是興奮，或是兩者皆有，對之前失敗受刺激的失落感與尋獲最後希望的歡樂在腦內翻騰；它決定先不管這些，坦白訴說出自己這幾年的努力，理想中的目標，想先了解對方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即使已經使用了樹木，這違背了樹人該有的處世態度，光就這層心理障礙的突破，花費了攏長的時間，還不時自我催眠與解釋，終究是克服了；但是這次可完全不一樣，最後的希望是棵樹人，自己的同類，必須先取得對方的了解、諒解與認同，說不定它還能自願為樹人的進步最些貢獻。

日出又日落，日出又日落，日出了，又日落了……一連七天，白樺用古樹人語清清楚楚的交代了整件事情的脈絡，然而一切都得看對方的回應。諾格特瑞魯斯並沒有說話，閉目沉思著，白樺耐心等待，這就如哈佩克斯說的，了解總是需

要時間的，而且這也不是件小事。又一星期過去了，雖然耐心是種美德，但是白樺盼望對方的答案，這事關著它們倆者的未來，甚至是樹人們的發展。

它睡著了！諾格特瑞魯斯不是個好聆聽者，它只喜歡側聽、打聽消息，然後再將事情傳撥出去，然而對於面對面溝通卻興趣缺缺。白樺不只沒發現，甚至連對方什麼時候睡著了也不知道，它大力搖晃對方的樹幹，枝葉都已經沙沙作響，卻未有回神的跡象；老樹人深感到自尊心受創，如此重要的事情，年輕樹人卻不當成一回事，況且關係到整個種族的發展，它怎麼能用這樣忽視、不關己的態度去面對呢！

老白樺徘徊在附近懊惱著接下來該做些什麼，那棵麻煩的紫杉就這樣睡著了，有點又愛又恨的感覺，不甘心的又搖了數回都沒用，這可麻煩了；每個樹人的睡眠時間都不盡相同，數年、數十年、甚至達百年者都有，與樹人品種有些許關係，但是最主要還是看每棵樹人自己；這樣乾等下去也不是個辦法，算算它離開卡利帕村散心也有快四年了，人類的生命週期十分的短暫，難得有人能夠協助自己完成夢想，這機會不能隨意放棄，它不能冒險等到年輕的紫杉睡醒。

白樺索性將熟睡的紫杉連根拔起，整棵橫扛在支幹上，一路花上六個月的時間運回卡利帕村。事隔多年，事物都變遷的很快，福與禍也時進時出，皮納恩·諾曼德先生，老諾曼德，製作長弓的好手，在兩年前一次出外尋找木材時遭受意外，雖然救回了條性命，可是再也無法繼續從事之前的工作了。

「你回來啦，我還以為你放棄了。」賈佛瑞攙扶著父親走出家門，男主人另一手還頂著一支拐杖。「看來你並沒有放棄是吧，這很好。」

「你身子還好吧？」雖然四年半對人類來說不算短，但是也沒非常的長，可是同為導師與朋友的弓匠，剛看就很明顯的蒼老了許多，另外小諾曼德也明顯的增高了不少。

「還過得去，運氣好，命能撿回來已經很不錯了，只不過行動變的很不方便，唉，雙手也是，沒以前靈活嚕。」老弓匠咳了兩聲，「現在完全都靠他啦，以前的小諾曼德已經長大了，我現在只能把先前的經驗慢慢的傳授，這小子要學的可還多著呢。」父親摸著兒子的頭，還拍著他肩膀給予肯定。

「別擔心，白樺伯伯，接下來的就靠我來幫你吧。」

「要不是你老子我不能幹重活，哪輪的到你這兔崽子。」

「嘿，老爸，我已經十五歲了，好歹也是個大人了。」

「大人？還差的多了你。」

「村子可把我稱爲您的手藝繼承人啊，你不得不承認我做的弓已經快要跟您一樣好了。」做兒子可不服氣啦。

「我看可不是啊，還說的過去倒是真的。」不管怎樣，父親總是父親。

不知不覺中，兩人一樹聊了許久，太陽偷偷的躍過山後，落了下去，一股寒氣隨地而起。皮納恩反射性的哆嗦一陣，「啊，自從上次受傷後，身子就不行嚕，受不了濕寒，唉，這哪像個才四十多歲人的身子。抱歉，先回屋內休息了。」

「沒問題，時間還多的是。」白樺移動著樹根回到種回地上的紫杉樹旁，再度試圖將它弄醒。

隔日，老諾曼德一清早就撐著柺杖緩慢的晃到白樺根前，他走近紫杉樹。「這就是你這次找來的木材了？」專家眼珠子直轉溜，撫摸紫杉的樹皮，乾淨漂亮又結實，「好大的紫杉樹啊，外表看起來可是個珍品，肯定有百年以上。可是這些都不準，要作弓，還是得劈開看看裡頭的木質才算數。」說完坐在一旁的石頭上，「你打算什麼時候開始處理？步驟我想你應該都還記得吧，賈佛瑞還有工作要作，要過些時候才有空閒，到時候就能來幫你了。」

「這個，我還在考慮，因爲我還在等它的回答。」

「它的回答？」老弓匠沒弄懂，直到他重新審視那棵紫杉，「該不會這棵紫杉是一位樹人吧。」

「是的。它叫諾格特瑞魯斯。」

「那它現在是……老死了嗎？」皮納恩很訝異問道。

「不是，它睡著了，而且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醒，所以我就把它搬來了。」

「那你接下來怎麼打算？」

「我是想等它醒，可是擔心的是你們可能等不到。」白樺露出在場唯一人類感覺像是懊惱的表情，「要是哈佩克斯在，或許那個精靈小子能給我點意見，他

說的話總是聽起來很有道理。」

「你說哈佩克斯啊，瞧我都忘了跟你說這件事了。唉，可惜啊。就在去年我傷勢痊癒沒多久，他來過一次，那時候我看到他也嚇了一跳，他失去了一條手臂，已經不能夠繼續射箭了，看來這幾年大家運氣都不怎麼好。」人類嘆了口氣。

「是真的嗎！」老白樺愣住了，外加些激動，蓋伯可算是引導自己更接近夢想的恩人，也是自己成功後打算第一個展示的對象。

「是真的。他說不能射箭了實在很可惜，但是手臂失去的也有價值，因為他是爲了救幾個朋友的生命而失去的；說真的，我覺得他看的蠻開的。他也有很關心地问道我們進行的如何，我則跟他說不是很順利，我們聊了很多很多。他當時在這停留了快一個月，可惜並沒有碰上你回來，哈佩克斯在臨走前有交代我轉達，預祝你的成功。」

「他之後往哪裡去了？」

「他沒有交代，只說有要回故鄉一趟，可是我並不知道在哪，許多的精靈村莊總是很隱秘的。」接著伴隨的是一陣的寂靜，「他還打趣的說過，你成功之後，就要換成是他來羨慕你了。不管是一個人，還是一棵樹，能夠達成自己夢想總是件好事，可惜的是他無法跟你一起並肩而射了。他對你期望很高喔。」皮納恩講起這件事情，多少是想幫白樺提振精神，總不能只有壞消息吧。

白樺並沒有回應，平常像嘴巴發出聲響的樹洞現在也緊閉，弓匠見狀就識相的暫時離開，留給它一個獨自的空間。

其實白樺聽完後受到了感動，原來精靈朋友是如此看好自己，它有種莫名的感覺，這是它從顆種子茁壯至今都沒有過的感受，因爲哈佩克斯的關係，如今有了人類朋友的協助，也有他在心靈方面的支持；是的，沒有了他們，現在也不會走到這一步，無法如此接近夢想，既然如此，當然更不能讓他們失望，何況最後的希望就在身旁。它懷著感激的心情定下決心。

隔天，天才剛亮，白樺就從巨大的倉庫內拿出自己專用的小刀，那把削木刀保養的很好，漂亮的金屬光澤就如同它第一天拿到時，當時的興奮與鬥志瞬間跨過數年的間隔，再度湧進樹人的枝幹中，猶如樹根貪婪須取最乾淨的泉水般湧進全身。不能再猶豫了，也不允許再度等待，白樺相信紫杉的犧牲是有價值的，爲了族群的進步，爲了朋友的期望，更爲了自己的夢想！

俐落的削木刀劃入諾格特瑞魯斯軀幹中，這一刀也將在開發區域邊緣活動的樹人數量，從一百八十三棵下降至一百八十二棵。

最新的弓身製作的並沒有非常快速，就算樹人已經很熟練了，但是它削製時懷著是虔敬的心，這把弓是史無前例的，紫杉將會被妥善的利用，白樺發揮最優秀的耐心與細心削製，雖然最細微的部分還是由皮納恩協助。數個月後，比先前幾把還要完美出眾的弓身成型了，其木紋與木質出色的程度連兩位人類弓匠不禁讚嘆。

而接下來馴弓步驟的協助全權交由賈佛瑞負責，身體不適合再爬上爬下的皮納恩只能在樹下指點指點。這次兩人一樹心情雖還因先前的失敗而緊張，但一切都進行的非常順利，弓身彎曲的弧度漂亮、無暇到讓人無法移開眼珠，堅硬、柔和適中也使弓身的韌性與彈性展現突出。不知不覺過了步驟四分之一的門檻，接著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超過一半了，三分之二，四分之三，已經突破了之前的界限；他們歡呼著，休息、放鬆了兩天後繼續下去直到他們的目標，樹人拉滿弓的程度，成功了！數年來的努力，終於在此刻獲得了應有的報酬，馴弓總算完畢了。

如釋重負，白樺第一次有這樣的輕鬆感，體內的樹液毫無阻礙的流動著，廣闊伸展的枝葉也盡其所能的吸收到最大的陽光照射面積，喜悅充斥全枝幹，讓所有的葉子都翠綠泛光。但是接下來的是室內工作，將由弓匠兩父子主持，巨大的弓身收入倉庫中，準備進行上油與上漆的步驟。在外頭，白樺像小孩子知道有禮物可拿般的興奮，因為它知道等弓從倉庫拿出來時，也就是它成為弓箭手的第一天，所幸皮納恩在蓋倉庫時有很貼心的有屋頂天窗的設計，讓樹人多少減少些急切的心情。

一般的長弓只需上一層亞麻籽油就算做好防潮的保護層，可是這把巨大的弓可沒那麼簡單，皮納恩吸取了先前輕忽的教訓，這次可是從多方面作深刻的研究。樹人生活在樹林中，溼氣本來就較重，還有種類眾多的昆蟲，鑑於此，弓匠開發出了新的塗料；他將能夠散發出驅趕蟲類氣味的植物磨碎，加入漆中，然而選用的漆也必須是高抗磨損的，因為樹人的樹皮本來就很粗糙，而它生活環境中也盡是會增加磨損的因素。除此外還有個麻煩的問題，弓始終是要拉彎的，如果為了保護而上油與漆上的太厚，反而會在弓身彎曲時易有剝落的缺點，可是上的太薄又不能達成保護這把跨世之作的目的，所以弓匠費盡心思做了許多的測試，以取得適當的平衡點。

「雖然你現在幫不上忙，可是整天都從天窗看我們也是浪費時間，所以利用這空閒，我請內人來教你如何製作箭，你要用的箭還是得靠你自己來製作，這樣

到時候我們這邊弄好了，你也能馬上完成射箭的夢想啦。」老弓匠把躲在身後的人類女性輕輕的推到樹人前，「內人蜜雪琪，我之前跟你提過，她可是有名的製箭師喔，只是還有些害羞。」

「您好。」白樺來此作客時間也不短了，可是蜜雪琪卻沒跟白樺說過幾句話，她平常都只呆在家中，偶爾去村內做些買賣；這樣面對面跟樹人說話，讓她很不自在，加快的心跳聲也道出了她的緊張。

皮納恩不只一次跟她提議要教樹人做箭，可是她都要求多給她時間考慮。長時間來，她頂多躲在一旁擔心著丈夫與兒子，總認為與樹人這個故事中的種族打這樣的交道是很危險的，夫妻間就這件事情吵了幾次架，還冷戰了多回，就算如此，丈夫也不斷投入心力，最後心軟的蜜雪琪不忍繼續潑冷水，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算了。然而事後，每當她見到巨弓製作不順利時反而還鬆了口氣，因為這樣就暫時不會需要她的專業知識了，然而事到如今，這回可難拒絕了，兒子跟丈夫都滿懷欣喜的要完成最後的步驟，樹人得要有箭射也在所難免，昨晚在丈夫的要求下，也只好硬著頭皮先答應了下來。

「妳好，諾曼德夫人。」瞭望塔把它的大臉又湊的更近了些，這個無害友善的舉動到把在場唯一的女性又嚇退了兩步，她開始有些後悔昨晚的輕率。

皮納恩看出妻子還很緊張，額頭甚至還盜了些冷汗，汗珠劃過她的臉頰，「放輕鬆點，親愛的，就像平常一樣，好嗎？」

蜜雪琪抹去汗珠，努力的點點頭。

「輕鬆點。」習以為常的男人根本搞不懂有啥好擔心的，「我去幫孩子啦，這裡就交給妳了。」說完往倉庫走去。

蜜雪琪不自覺的伸出左手想喚回丈夫，可是嘴裡又叫不出聲，最後的希望隨著倉庫的門關上，她突然很氣皮納恩棄自己而不顧，她被迫只能低頭思索著要如何開始這次的教學。

她之前一直不很願意教樹人製作箭，其實有兩大因素，一個是對要教導的學生感到很不自然，二來是她不敢確定那麼大的箭矢要如何製作，就算事先知道配合那把弓與樹人所需的箭尺寸，她還是不知要從何著手。如果不顧慮特殊用途的箭，一般箭以箭桿的材質分為飛箭與重箭兩種，飛箭選用材質較輕的柳木、白楊木、白樺木製作，射程較遠，但是穿透力欠佳；重箭則用質地緻密的白蠟木、角木製作，因為重而射程短，但是可以在中短距離中穿透防護較好的鎧甲。蜜雪琪

手撐著下巴歪著頭，可是就目前狀況來說，用哪種木頭似乎都沒有多大的差別，被這種尺寸的箭射中，穿什麼護甲似乎也不太重要了。

除此之外，箭羽要怎麼弄也是個問題，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羽毛；箭頭倒還好，光削尖就有很可觀的破壞力了；箭尾……仔細想想，其實也沒什麼大問題啊。那她之前一直不願意的到底是什麼？箭桿只要達到直、粗細適當、前後配重適當，就能達到平穩飛行的要求了，似乎真正有問題的只有箭羽方面。直到現在蜜雪琪才真正注意到，自己之前一直是以非理性的態度來面對這件事。

女人偶爾總是會有點莫名奇妙的固執脾氣，她對自己笑了一笑，事情一弄明白，反到還心寬了不少，她靜靜的呼了口氣，再來個深呼吸，然後平著心對要教導的對象說道，「製作箭，跟製作弓一樣，要先從挑選木材開始……」女製箭師花了些時間把基本的知識傳授給對方，「我就先說到這邊，因為你要作的箭尺寸很大，耗材不小，所以先進森林，從挑選木頭開始。出發吧。」

「是的，夫人。」白樺聽到要出發進森林，就很自然的用手輕帶起在站在地上的蜜雪琪，然後將她安置上樹梢。而原本是要讓樹人自己去尋找木材的她，現在則淹沒在自己的尖叫聲中。

聲音傳到旁邊的倉庫，賈佛瑞滿懷笑容，「老爸，我就跟你說媽會喜歡的。」

「是嗎？怎麼聽起來蠻慘的。」他望著聲音傳來的方向，皺著眉頭。

「我想應該不是，媽的個性其實蠻野的，小時候我就吃盡了苦頭。要不然我們來賭一個金幣，敢不敢？」

「你媽會野嗎？還好吧。」

「還不都是你這怕老婆的，都不幫我，害我屁股時常都是腫起來的。」

「死小子，你居然這樣講，你老子我哪怕老婆啊，就跟你賭，一個金幣是吧。」沒有任何一個已婚男性會承認自己怕老婆的，隨著外頭的聲音逐漸遠去他膽子也跟著放大了。

「感覺太少了點。」小諾曼德挑釁著。

「好，五個金幣，等你媽回來就知道了。」

「我以後一定要娶個對我服服貼貼的回來，免的步上你的後塵，一輩子都毀了，還害的兒子被你拖累。」

當父親的隨即露出深邃的表情，『你還太嫩了，小鬼。許多女人的秘密，都是結了婚之後才能發現的。』接著表情轉成期待看笑話的詭異笑容，「最好別給妳媽聽到。對了，那邊塗均勻點。」

「知道啦。」

傍晚，樹人與女製箭師歸來，隨身還帶了兩棵今日實習選木材的成果，這些木頭的利用，對白樺來說是可敬的犧牲，這一切都是爲了讓樹人能在時代上走下去。月亮從地平線升起，這也代表工作時間的結束，不充足的光線對精密的製弓製箭來說是很糟糕的條件；夜晚，是造物主給忙綠一日的生物們的慰勞。

蜜雪琪臉上掛著笑容走進家門，歡喜毫無保留的展露，那種快速在樹梢間的移動，隨著高速移動而來的快感，讓她回憶起少女時的活潑，無數男孩子被拋在身後，身邊的禮物多到媲美一國的公主，天啊！那是一段多麼迷人的記憶與時光啊。

「親愛的，你回來啦。」皮納恩向前要給她一個甜蜜的吻。

卻被對方擋住了。進門見到老公，愉快瞬間盡失，她開始後悔年輕時的無知，爲什麼會選擇了這個滿腦子只有製弓的傢伙，明明有很多機會能當上貴婦的，然後可以到處參加舞會……

回想起來，都是皮納恩的甜言蜜語惹的禍，不過這就是人生，充滿著選擇，也是因爲選擇了他，今天她才有這般的奇遇，「親愛的，我回來了。」這次是她主動親了回去。整天下來的瘋狂畫面還繞在腦海中，隨即她又後悔著，白樺來這好幾年了，而自己卻只白白浪費光陰，沒好好的利用，除了趁機玩個痛快外，還能多年輕個幾歲。

「今天進行的還順利嗎？」

「很不錯啊，它學的很快，我們今天在林子裡挑選好了木頭，明天就可以開始了。」

「那今天白樺有讓妳站在它樹梢上嘍？好不好玩？」他試探著。

她伸個懶腰，「還不錯啊。我現在才知道，原來你讓我們兒子那麼小就去玩這麼危險的事情。」手指著丈夫的鼻子，狠狠的戳了兩下。

「呵，呵。」皮納恩乾笑了兩聲，「其實也沒那麼危險啦。」

「好久沒全身這麼酸痛了，說起來還蠻舒服的。」打了個哈欠，同時卻瞥見兒子跟先生在無言的傳遞些什麼訊息。

賈佛瑞發現媽媽在注意，「媽，我餓了。」

「賈佛瑞，我教你做菜就是爲了讓你能自己活下去，今天媽媽很累，晚餐就你來做，順便讓我看你學會了多少。記住，別像你老爸，沒了我準成個餓死鬼。」

老諾曼德擠出一個又不是我的錯的臉，作爲回應。

賈佛瑞摸摸鼻子走向火爐，皮納恩也巧巧的跟過去，兩人一邊弄晚餐一邊爭論今天的贏家到底是誰，當時兩人注意力毫不分散，不幸的流出了些許風聲，引來了耳朵異常靈光的蜜雪琪，等她發現自己被拿來賭具時，當場宣布扣押兩人兩個月的零用錢以示懲罰。

接下來的兩個月，蜜雪琪除了指導白樺外，還每天穿上新衣服，然後要求樹人帶她去森林內閒晃，在林內散步本來就算是日常生活一部份，樹人當然無拒絕的理由，有時還晚上出發，朦朧暗然的大地，以及無時無刻都在吸引生物注目的星光，總讓女製箭師遲遲不肯回家。雖然製箭的效率被貪玩拖累，並非因此而毫無所獲，製箭師在遊玩時靈機一動，設計出可拆卸的木板來解決箭羽的問題，看著已經完成的六支箭矢，白樺的心境由於越接近成功，則越歸於平靜。

在皮納恩的宣佈下，上好防護漆且完全乾燥好的巨弓終於得以使用，樹人緩緩拿起弓身，感觸良多，把專用的樹藤弦上弓，完成了。這些年來的努力，就是爲了今時今刻，弓匠的夢想已圓，但是這還不夠……這把弓唯一的使用者滿懷欣喜，老實又毫不客氣的依照印象中的動作，當場朝樹林中射上一箭，雖然不懂得射箭技巧使得這一箭並不很漂亮，卻是意義非凡的一箭，樹人的歷史隨即多上一頁。

還有一件事情白樺始終忘不了，它還是想去找哈佩克斯，可是弓匠對這點也沒輒，但他答應幫白樺去探聽點消息，而樹人就趁空閒多製作些箭，尤其是取代箭羽用的木板，特別容易斷裂，所以需先多製作準備汰換。這段期間，皮納恩從村莊內打聽著消息，成果不算豐碩，卻至少找到了些方向。他詢問到了以前哈佩

克斯所屬部隊的駐紮地，在那裡有與他相處多時的戰友們，照理來說他們應該曉得更多有關哈佩克斯的事情，對於去尋找哈佩克斯的故鄉或許有幫助。

與弓匠研商後，樹人也同意他的看法，隔天清晨白樺便對諾曼德全家辭行，帶著它僅有的行李，依依不捨的離開了這片它駐留許久、充滿回憶且具有紀念價值的林地，此時它第一次感受到所謂離行的感觸，並保證將會回來找他們。

三個月的旅程，瞭望塔來到了安尼利斯，同盟反抗軍藍水晶軍團的駐紮地，然而這一次它不用再躲躲藏藏了，帶著自己的驕傲，踏過平原，直到碰上了軍隊才真正的引起一場騷動。

五公里外，一間木製房屋裡，將軍們正在招開作戰會議。

「……不行，這邊的地形不適合讓騎兵從側翼運動，而且……」

「而且還無法進行有效率的佈陣。」步兵將領同意前一位騎兵將領的說法。

「如果選在北邊這塊地方呢？地形不錯。」另一名提議道。

「那要看運氣，我研究過那塊地方的土質，潮濕之後很易泥濘，對雙方都有影響。」在軍隊中少數的精靈軍官指出該地的缺點。

「那還是得靠天氣觀察學者了。」

「必須要盡快決定，這場會牽扯到我們以後行動，尤其是這個戴門城……外面怎麼那麼吵啊！」軍階最高的人類將軍最終忍受不住，步出會議室直接找衛兵問個清楚。

「將軍，非常抱歉。」屋子外的衛兵隨即立正站好。

「到底是怎麼回事？」眼下附近一堆士兵圍成一個個小團體，咬耳朵的咬耳朵，還有不少人忙著打聽消息而跑來跑去。

「外圍的警戒哨跑來了幾個傳令，然後就亂成這樣了。」衛兵指著五公尺開外的另一個人，「他就是其中一個傳令。」問題直接踢給了對方。

「敵人出兵了？」

「不是的，將軍。」他第一次面對這麼多的高階軍官，眼神慌亂的不知該擺在誰人身上，「我們……我們剛剛發現了一棵樹人，它正往這邊走來。」

「什麼？再說一次！」

「一棵樹人，將軍，它還拿著一張巨大無比的弓。」

「年輕人，玩笑不是這樣開的吧！樹人！就算是樹人好了，要一張弓作啥？」

「將軍，小的只是個傳令，不敢跟您開這種玩笑啊。」他已經嚇的雙腳發軟，「您看，您……您看那邊，它過來了。」

「真的是棵樹人。」眼尖的精靈軍官確認道，「而且這個傳令沒說錯，它有一張巨弓。」

「它來這裡作啥？」

「這可能要問它了。」

「你們快帶人去攔下它。」

傳令都快嚇死了，「將……將軍，這……這怎麼攔啊？」

「將軍，我感覺它並沒帶有敵意，何不就順其自然。」精靈軍官建議。

「這……好吧。」

在白樺前進的方向上，沒有任何一個士兵有膽去阻擋，紛紛站開在兩旁觀望著這個平生第一次看到的生物。在樹人接近的這段時間裡，將軍的腦袋可沒閒著，他從樹頂到樹根仔細打量對方，尤其時那把持在樹枝上的巨形弓，怎麼可能有那種東西，放眼望去排列在軍營內的重弩炮，比較起來就像是兒童的玩具，什麼人幫它作的？不可能，沒有人有這種技術！難道是它自己完成的？究竟……這絕對不是正常的產物。他又看了箭矢的尺寸，天啊！大約是一棵中型樹木的尺寸，不知它的破壞力如何……

瞭望塔被引導來到高階軍官們的面前，先很有禮貌的用通用語打了個招呼。

「大自然的觀察者啊，是怎樣和善的風將你帶向這裡的？」將軍耗盡自己生

平的文學底子才擠出這句話。

「我是來找人的。」

就大費周章來這裡找人？看著四下惹出的騷動，將軍心中有些許不悅，但是這不是個展露脾氣的好場所，「請問你要找的是何人？」

「哈佩克斯·蓋伯，是一名精靈。」

他當然是一名精靈。現場所有的軍人可沒有人沒聽過他的事蹟，「是的，他之前在我們軍隊裡，可是很不幸的他負傷回鄉療養了。」

「這個我知道，我就是來想詢問看看有沒有他的友人知道他的家鄉在哪？」

一棵樹人要找一個精靈，雖然不知道其中原由，卻有些莫名奇妙的趣味。

站在將軍身後的精靈軍官與哈佩克斯算是熟識，正準備出聲回答，卻被人類將軍制止。將軍向前跨出一步，一方面展現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顯示出自己毫不畏懼面前的樹人，「這我可以幫你，可惜的是，我們為數不多的精靈部隊早先被派去偵查敵情，可能要等我們打完仗才能撥出空閒了，你不介意等些時日吧？」

「當然，我能夠等。」等著耗時間本來就是生活的一部份。

「啊，令人尊敬的樹人，你手上的是張弓，是吧？」將軍將訝異的表情刻意掛上臉。

「是的。」

「我從來都沒看過這麼大張的弓，真是漂亮啊。」他口氣頓了一下，「我也沒看過樹人射箭，不知我們有沒有這個榮幸，看你射上一箭？」

這可對上白樺的胃口，人們注意到了它，也注意到了它的寶貝弓，甚至還主動要求請自己射上一箭，真是求之不得，有種受人肯定感覺，讓它更加的自信起來，自然而然的就答應了。樹人抽出一支裝好箭羽的箭矢，跟第一次射箭一樣，學著樣把箭搭上弦，開始拉弓。

白樺根本沒有注意它所瞄準的方向是直指著軍營內部，它這一動作可把附近

的人群嚇個半死，將軍見狀趕緊出聲阻止，「你朝著那片樹林射好了，這邊這塊平原也行。」

樹人聽完轉了個身，朝樹林射出這支展示箭。

箭矢輕鬆的飛過與小樹林間的距離，光這就是足足的五百多公尺，然後硬生生的擊毀擋在路徑上的樹木，再落地後又狠狠的翻滾，激起的泥土與灰塵瀰漫整片樹林。

將軍看完，舉起雙手鼓掌，而且還越拍越大聲，附近的士兵、軍官見狀也拍起手來附和、歡呼著。白樺被掌聲包圍，它得意的放任枝葉張開，一場完美的展示。

在掌聲中，將軍滿懷笑容的回頭，對著身後的軍官們說道，「這就是我們需要的。」

當日夜晚，藍水晶軍團的高階軍官與參謀們在司令部內挑燈夜戰，一連串作戰計畫接續完成，包含誘敵出戰、切斷補給、包圍後再予以殲滅，這些計畫的最終目標就是戴門城。在擁有很充足補給的狀況下，各部隊指揮官更能盡情發揮戰術手腕，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全面進攻戴門城前，儘可能的削弱敵方的兵力。

同盟反抗軍的部隊在往後幾天將陸續開拔。總指揮官提卡·納凡將軍在出發前，丟給了精靈軍官一個燙手山芋，唆使樹人答應幫忙作戰，讓它參加戴門城的攻城，「雷克曼，雖然這樣跟你說話很過意不去，可是你也知道戴門城不是個簡單的東西，我們需要它，它那把弓的射程比巨型投石機還遠，破壞力你也看到了，拜託你，這可以大幅減少士兵們的損失。」最後一句話尤其命中要害，將軍早已熟知對方的個性，爲了增加效率而動用了王牌。

精靈軍官當時口頭上雖未回答，卻默默點了頭。沒過多久他就開始後悔，等到發現是個兩難的陷阱時已經來不及了。按照他自己的本意，樹人不是個該在戰場上出現的種族，就算歷史上有三次種族大戰，樹人還是不適合站在戰場上；自從它們大舉遷移後，據說只剩下百來棵樹人還在周圍活動而已，這個與大自然共生的生物不該陷入這淌混水中的；再說它又是棵特別的樹人，姑且不談它知不知道自己是弓箭手什麼的，光這史無前例的景象，就不該讓這棵樹去上戰場；可是提卡將軍也說的有道理，借用它巨型弓的力量，是有可能能夠加快攻破城的速度，結束的越快，人員的損失也越少。最後他總算找到了一點說服自己，我們需要的是樹人的射程優勢與破壞力，至少不會讓它身陷危險。

整夜失眠尋找著理由的雷克曼，終於在找到理由的後心安了下來，等到太陽照的他眼睛張不開後，很不情願脹著腦袋走出寢室，吃了些無味的早點，打起精神走向在軍營外圍休息的樹人。說服了自己是一回事，要如何開口又是另一個麻煩，他是知道可以用一些語言上的技巧來引誘對方作出選擇，甚至答應他的要求，可是這次的對象是棵樹人，這會讓他很有罪惡感，邊走還考慮著要不要就直接跟將軍說樹人不答應，乾脆也別去問了，他停下腳步在原地繞圈圈；但是他現在的身份是軍人……他只好硬著頭皮繼續走到樹人面前。

「您……您好，我是雷克曼·米逆奇。」臉上硬擠著笑容。

「啊，你好，你也是精靈是吧，你是來跟我說哈佩克斯·蓋伯的事情的嗎？」白樺很高興，沒想到這麼快就有消息了。

「其實不是的，尊貴的觀察者。我與哈佩克斯·蓋伯不算熟識，只聽過他的名聲而已。」說完不自覺的抖了一下，一股心虛由內而發，渾身的不自在。

瞭望塔當然很失望，「謝謝，小精靈，我會繼續等待的。」

雷克曼有種想拔腿逃走的衝動，但有任務在身也是沒辦法的，他還是得面對。如果用拐彎抹角的講，會讓他覺得是在騙人，雖然對方是一棵樹也還是一樣。看來直接切入主題，問他願不願意參加戰爭，是最好的方法，一般來說樹人是不會答應的，就這樣，一方面可以交差，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樹人上戰場，完美無缺。

如意算盤打好了，精靈使者放膽的開口，「尊貴的觀察者，其實我今天是有事而來的。」

「哦。」白樺把臉貼近準備聽個清楚。

「我帶來了提卡·納凡將軍的請求，他希望您能在戰場上助我們一臂之力，協助我們攻打戴門城。」精靈把每個字都很清晰的說了一次。

樹人沒有動作，它遲疑了！雷克曼內心持續呼喊著，『放棄吧，拒絕吧。就像樹人該會有的答案。』

其實白樺受到了感動，沒想到會這麼受到重視，太好了，它終於有機會能夠與弓箭手們一起齊肩而射，難得的機會，這樣夢想就要達成了，樹人的第一弓箭

手，優雅的樹人！

「好，我接受。」嘴型的樹洞發出堅決的聲響。

『什麼！』雷克曼克制了自己才沒喊出聲來，『這棵樹人有什麼問題嗎！？』他眼珠子盯個瞪大，嘴巴一張一閣如同被撈起的魚兒，卻發不出任何聲音，冷汗在額頭已經集成數粒斗大汗珠，不應該會是這樣的回答的！根本沒道理！不該是這樣的回答的，它一定沒有搞清楚明白！

「您有確切的聽清楚我們的請求了？」

「是的，我答應了。」

「提卡·納凡將軍請求的是希望您能助我們攻打戴門城。」

「是的，我很樂意。」白樺太高興了，從眼前的精靈問那麼多次來看，他也應該很驚訝、高興的聽到自己的回答才是，這樣的想法讓白樺多得意了幾分。

『天啊！』又是一句無言的吶喊，他很確定自己腦的運作已經停擺了，「感謝您無私的回應，這會は無價的幫助。」米逆奇說完，腳步慌亂的離開，腦中思緒停不下來，甚至可以很清楚的感覺到腦內的壓力急速升高。它為什麼就不能乾脆點拒絕就好了！到底哪裡出了差錯，不應該是這樣的！他內心持續苛責著，「我到底做了什麼！我害的一棵快絕種的樹人要上戰場……」就算在怎麼不願意，卻也無法改變既定的事實。

樹人答應協助作戰的訊息很快的傳遞到了提卡將軍耳中，雖然此事被列為最高機密，但是這樣過於特殊的消息還是漸漸的以不慢的速度蔓延至附近的部隊中。

還未出發的士兵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群聚了一堆人，由遠而近的緩慢接近在樹林邊緣休息的樹人，這些大男孩們把它給包圍了起來，原先還沒人敢怎樣，只觀望著，直到幾個膽子大的人開口後一切都改變了，白樺變成了大男孩們的遊樂場。坐上枝頭然後被快速甩來甩去的享受雖不是人人能夠受的了，可是想玩到還得排隊才行，幾個腦筋轉的較快的士官背著樹人收起門票來，狠狠撈上一筆。

隨著部隊的離開，聚集在樹人附近的士兵也隨之減少。白樺則趁機移動到附近的小溪流旁，樹人對於水質是很敏感的，雖然開發區域內的水源多多少少會受

到些污染，然而這條小溪流的水質還算過的去，於是讓樹根淨泡在冰涼的溪水中，好好的慰問一下。一支斥候小隊從前線回來，其中一名人類遊俠在聽到有樹人來的消息後，臉上隨即掛著不可思議的表情，他緩慢的走向樹人，慢慢的觀察對方，然而他看到的與預期的有些差距，看著它所持有的弓，卻又有種熟悉感。

遊俠帶著輕鬆的步伐晃到小溪旁，雙手舀起清涼的溪水洗臉，「請問你是棵白樺樹嗎？」

「對啊，是的，我是白樺樹。」

他原本以為那個故事是假的，他搖頭甩掉水珠，再用袖子擦乾臉，讓原野的清風撫過臉龐，「那你認識一個精靈，叫哈佩克斯·蓋伯的嗎？」

「是的，我認識他，你也認識他？」

「是的，蓋伯先生是我箭術上的老師。」遊俠還有點兒不太相信自己看到的，他微笑著把眼前的景象深深刻映在腦海中，「老師曾跟我提過有關你的故事，所以我才能認出你來。」

「我在找他，聽說他回家鄉了，你知道在哪裡嗎？」

這棵樹人給他有種老爺爺的感覺，「非常遺憾，我對這點完全不清楚。方便讓我觀賞你的弓嗎？」

「可以。」樹人把弓平放在地上。

真是一把巨大的弓，以尺寸來說任何弓匠都不可能完成這把弓，就算是再多人也不成，光馴弓就甯談了；可是也不可能是這棵樹人自己做出來的，因為表面精細程度絕非樹人能處理的了的，就連防護用的漆也是特別的，有種特別的氣味，遊俠在腦中搜尋類似的記憶，是種防蟲類植物的味道，他有時也會利用那些種類的植物來防止討厭的蚊蟲。

「你有把很好的弓，你射過了嗎？」

「有，射過兩次。」樹人得意的說。

「才兩次？」遊俠想了想，「那你有學過射箭的基本技巧？」

「哦！射箭還有技巧的？」

「當然有，如果只把箭搭上弦，然後射出去，這樣並不算是個弓箭手。」

聽到對方說這樣還不算是弓箭手，白樺可著急了，「那怎麼樣才算是弓箭手呢？」

「至少要學會基本技巧，如果你沒學過，我可以教你。」說完，想要帥的遊俠很迅速的站好姿勢，搭箭、舉弓、引弦、固定、瞄準一氣呵成，正準備要放箭的時候赫然停住，他瞄準的是旁邊的一棵樹，平常練習的時候不是有靶可以射，要不然就是射在樹上，可是他現在旁邊站了個樹人，難保射在樹上不會有後遺症，他可以感覺到樹人盯著看的壓力，他考慮著要不要把箭放下，可是這樣又不夠帥。汗珠瞬間從額頭上的毛細孔擠出，眼珠快速轉動觀察著四周，所幸在僵住十幾秒後，附近草地有一支麻雀飛起，遊俠隨即轉身瞄準放箭，將倒楣的麻雀射落，讓他鬆了口氣。「這是要很熟練後才能作的來的。」

「現在拿著你的弓，我開始來教你，射要射的好，從站姿開始。」射箭基本站姿有三種，平行式、開放式、閉鎖式，他評估了一下樹人的狀況，決定先教他最基本的平行式就好，「兩腳平行站立，大約與肩同寬，讓側面對準目標的方向。」剛講完這句話又發現問題，樹人的肩在哪？有左撇子跟右撇子的分別嗎？先當它右撇子好了，「反正站的自然些就好，兩肩放鬆，還先不要舉弓。」他補上一句。

「接下來是搭箭，主箭羽在外側與弦垂直，這樣可以避免箭射出去的時候箭羽打到弓身。」樹人隨著教導人的動作一一跟上。

「然後舉弓，持弓的手臂水平舉起，左肩不要聳起，右手臂就引弦位置。」用眼角餘光看看樹人的動作，光那個箭的尺寸，就只能搖搖頭，那根本不是被射到，而是被砸到。

「左手臂保持平直，舉弓姿勢不變，持弓位置要正確，弓身保持垂直，接著牽引手臂把弦帶至固定位置，右手肘注意保持水平與箭形成一直線，兩肩高度要相同。接著引弦至下額下方或唇邊，這個步驟很重要，需要多加練習，要練習到每次引弦完後都能使手、手指、手腕、手肘很自然的都保持在同一固定位置。」他邊說邊指正白樺的動作與姿勢。

「再來就是瞄準，因為射箭有分平射與曲射兩種，我教你的瞄準是以平射為主，先前固定好的姿勢要維持，然後進行微調，讓你的箭對準你要射的目標，此時放箭的話就是平射，通常只能射距離較近的目標。如果目標很遠的話，就要用

曲射，通常舉到水平與垂直中間一半的斜度，可以獲得最大的射程，至於要如何拿捏，就得先了解自己弓的能耐後，再以多加練習取得經驗，曲射除了姿勢完整以外，還要有些運氣，因為曲射時箭所受的外在影響比較大……」說到這，遊俠突然發現自己說的很多餘，那麼大的箭好像不用太在乎風向。

「如果你想準確命中目標的話，就必須在瞄準上多下些功夫，耐心是必須的。」說完又多擺了幾次連續流暢的動作給樹人學習，接下來的時間都花在練習與修正姿勢上，直到傍晚遊俠才勉勉強強算它合格。

休息一個晚上，遊俠的小隊伍再度出發，臨行前特別又交代樹人每個動作，要它多多熟練。而白樺也不負期望，以成爲一名合格的弓箭手爲努力的目標。

白樺在提卡將軍的計劃中，是被當成秘密攻城武器的角色，所以白樺只被通知暫時待在後方，將軍還派人將它的箭帶去給鐵匠加工，將箭頭部份覆上鐵皮，用以增加巨箭的破壞力與穿透力。暫時的空閒對樹人來說算是個好消息，原本還恨不得想要儘早投入作戰，如今卻能將時間利用在基本技巧上的操練。

一個星期後，瞭望塔奉命與最後一支部隊一起出發，進攻戴門城的時機到了。先前的部隊在兩次的戰役中，削減了對方最少近五成的兵力，同盟反抗軍爲此也付出的不少代價，爲了避免影響士氣，後續部隊的行軍路線都特別規劃避開，所以一路上都很平順，沒有陣亡者的屍體與傷兵們淒厲的喊叫聲。

行軍的第三天，他們已經可以看到目標了。戴門城，由星夜軍團的半獸人將領奧斐勒·戴樂門鎮守著，加上先前兩場作戰殘餘兵力，目前擁有總兵力三千餘人，城附近水路發達，使其成爲軍事要衝。這座城開發時原本是作爲一般商業城鎮，後來因爲作戰的需求，戴門城被封鎖了，原本的居民被迫遷移至後方，而現在能清楚看見的城堡是後來才興建的，城整體規模已經縮小了許多，現在以外城牆、哨兵塔、軍營與城堡爲主，城堡上的三座高塔在天氣良好下，視野廣至十多公里之遠。

攻城的前夜，同盟反抗軍軍營內的氣份還持續的緊繃，雖然拒馬與防禦工事都已備妥，士兵們還是擔憂對方會趁機夜襲，而睡不好覺。白樺正好相反，獨自心安心的呆在林子裡，這裡提供它最好的掩護，自然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惟獨有一點缺憾，它是這片年輕樹林中最高大的目標，但是瞭望塔一點都不擔心，一切都準備妥當了，八支箭頭覆上鐵皮的箭，還有它的弓，就這麼簡單。今晚萬里晴空，月亮也還尚未升起，滿天的星斗都爭先恐後的炫耀自己的亮光；尼納達閃耀著絢爛的紅光，自然成爲瞭望塔視線鎖定的目標，這是它第四次如此的耀眼，前三次是在光榮戰役的時候，這也說明了今後的戰爭的重要性，也代表了樹人第

四回站上戰場，就如同許多詩人所說的，星星訴說著故事……至於這次尼納達之星的閃耀是它本身光亮的關係，還是因為觀察者有心而耀眼，就不得而知了。

清晨，天才剛剛亮，軍隊已經動員了起來，訓練有素的部隊集合依照排定的崗位進駐，工兵將拒馬移至陣形的側翼，並且由手持長達兩人半的長槍部隊進行防守，正面部隊則以長槍兵、弓箭手、重裝步兵、弓箭手與弩炮、輕裝步兵的陣勢排開，其後就是一般攻城戰的主角，巨型投石機，這一次共運來了八台。騎兵部隊暫時只能在旁待命，在以步戰為主的攻城戰中，騎兵只能算是配角。四千多人的攻城部隊只花了一個小時就完成了部屬。

白樺的位置更在投石機之後，它被告知以敵軍城堡上的三座高塔為目標，這三座能環視戰場的高塔，是敵方指揮官最可能於作戰時待的地方，練習多日的白樺此刻可是躍躍欲試。

在最靠攻城大軍的高塔上，奧斐勒俯視著敵人的排陣，雖說他手下有兩千多名的勇士，可是上星期的作戰使得如今還有數百人負傷，他清點了對方擁有的兵力，約五千人上下、衝撞車三輛、弩炮二十七門、巨型投石機八門，令他比較意外的是對手並沒有準備雲梯車，如果他們只想光靠梯子就要登上城牆，那他們就要有死傷慘重的準備了，半獸人指揮官為笑著，露出他滿口的蛀牙，直到他看到了那個莫名奇妙的東西，那個東西被移動到敵軍陣形最後的位置，不像是雲梯車，更不是投石機。

「是樹人！」一名巫醫驚聲叫道。

「什麼東西！」奧斐勒在自己的記憶中開始搜尋，據他很模糊的記憶指出，那是只在故事裡出現的東西。

「沒錯，我很確定那是樹人，將軍，他們有一棵樹人！」巫醫堅定的說道。

「沒搞錯吧？樹人不是早就遷移走了，它們在這應該已經絕種了，不是嗎！」

「可是那個除了是樹人之外，不可能是別的生物了！將軍，我這裡有樹人的圖片，還有些記錄。」巫醫把前幾任所留下的記事簿遞上。

半獸人將軍依著記錄上的圖畫往外對照，目標有些距離而看不清楚，這是由於升上將軍後，夜晚時常還要辦公，須藉著燭光或月光等不充足的光線，使得他的視力銳減。他馬上判斷出這是個麻煩，翻閱的記錄中還有記載樹人拋石頭的距離，大約兩百多公尺，比投石機的射程還短，可是能拋出的石頭比較大，城內也

有七門的投石機可以反制，還是可以拼拼看，再說在對方左側的樹林內還有埋伏的五百名惡狼騎士，這得好好利用。如果樹人直接上前突襲的話……還是先通知部隊長們準備火箭與油比較恰當。

投石機第一波射擊從太陽升起兩個拳頭高時開始，八顆淋上燃燒蠟的石球被拋了出去，在艷陽下火光幾乎是看不見的，可是落地後碰上的易燃物卻有如陽光助威般燒的厲害。開戰後十來分鐘，白樺站好姿勢，所有動作就像十天前進俠教導時複製了下來，它射出了生平的第二箭，也是改變這場戰爭的關鍵。

白樺瞄準了正面的高塔，可是它連基本箭術都算不上精進，在自以為得以命中目標後鬆開了弦，粗大的箭矢狠狠的飛過戰場撞進左側高塔的底座，還穿透了過去，斜斜的插進城堡後頭濕軟的泥土中，高塔隨即應聲而倒。與其說白樺很準，到不如說是新手的運氣使然。

戴樂門將軍衝到窗邊往右後方看，整座塔崩塌時看起來毫無真實感，可是對其不停思索佈局的腦袋產生了無比的震撼，石塊散落，塔的尖頂甚至捅穿了城堡一側的屋頂，整個塌陷的震動，結結實實的傳遞到他所在的高塔，讓他上下兩排牙齒互相撞擊而發出聲響。他腦袋馬上想弄清楚到底是什麼武器造成的，不可能是投石機，投石機拋出的石頭無法達到這樣的破壞力，慌張中轉至面向城後方的窗戶想看個明白，他不相信他所看到的，那棵意料之外的樹人真是太莫名奇妙了，它居然是棵天殺的弓箭手！怎麼可能！

部隊歡呼的聲響震天，站在隊伍前方的提克將軍也很滿意這一擊，還有七支箭，他已經可以想像射完後戴門城的殘破樣，「傳令下去，部隊全數原地待命，投石機持續攻擊。」這樣下去似乎可以輕鬆多了，太完美了！他突然很佩服自己能抓住機會利用這棵樹人。

其實對白樺來說，它自己都搞不太清楚這箭射的怎樣，只知道附近的人們都很吵雜的在喊叫，自己可能射的還不錯，因為人們都掛著笑臉。白樺再度站好姿勢，搭上箭，開始舉弓瞄準，這次它打算多瞄準些時間。

半獸人將軍已經下令手中的七門投石機還擊，敵人陣形雖散開了，可是還保有著秩序；投石機射程有限，根本無法觸及那個最大的麻煩，而且敵軍還不發動攻擊，這樣他只會持續損失兵力而無法對敵方造成傷害，但是他知道他不能妄動，他必須等到敵人開始攻擊才能放出手上的王牌，這之前他都只能等待。

下一支箭射出了，這次的箭矢在飛行途中，一片木製的箭羽承受不住風壓，沿著木紋破裂，導致此箭偏離了方向，這支脫靶的箭矢直接貫穿了左側的城牆，

站在城牆上的守軍全被震落，城牆直接塌掉一半的高度，而那支箭矢就這樣留在原地。

煙塵妨礙了他的觀察，可是戴樂門很清楚的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城牆露出了缺口！

雙方投石機的砲火持續著，同盟反抗軍損失了兩門，而星夜軍團也失去了同樣的數字，第三支箭射了出去。

這支箭如同前一支的原因，提早降低彈道，偏向擊中了右側城牆，由於這次的命中點較低，使得城牆因地基受損而塌陷，直接開出了個缺口。

比剛才還嚴重的要害，許多的手均開始鼓噪，這時半獸人將軍終於認真考慮自己還該不該繼續待在塔中，「詛咒這棵天殺的樹人！」

這個缺口看在進攻方來說真是太完美了，軍隊又爆出了一陣歡呼，再一箭，再等一箭就好，這已經超乎他的期望了。

可是第四箭落空了，它剛射出就很明顯的偏離了該有的航道。將軍雖然心中還想再多等一箭，可是他理性思考的腦袋清楚的告訴自己不能再等下去了，軍隊的士氣夠高昂了，如果再等下去就很難說，「全軍突擊！各部隊依計畫部署進攻！」命令傳了下去。

那支箭雖然射偏了很多，還是讓他捏了把冷汗，從塔後的窗戶可以看到那支箭飛過了後面的外城牆，落地後還在泥土上攪動了一會，而半獸人將軍也覺得自己的內臟被攪動了一陣。

「將軍，敵人開始進攻了。」

將軍注意力回到前方，這倒是開戰以來第一個好消息，總算有些事可以做了。

長槍與弓箭手往側翼移動，兩輛衝撞車直直被推向城門，弩炮也向前移動，進入射程後，開始朝城牆上發射箭矢。步兵則分成四群，輕裝步兵大多集中在左側，利用長梯與嵌入在牆壁上的箭矢爬上城牆與已有的缺口；中央由衝撞車與重裝的步兵負責，第三輛衝撞車停在後方待命；最右邊的缺口則直接由重裝步兵開始突入；而最後一隊輕裝步兵則從兩隊重裝步兵中間的城牆開始進攻。側翼的弓箭手在持盾步兵的保護下開始射出一波又一波的箭矢來掩護友軍，順便殺傷敵人在城內的部隊。剩下的長槍部隊暫時排在敵人射手射程外的側翼，以防止敵人快

速部隊的突襲，另一邊也隨時等待著支援攻城的步兵隊伍。

奧斐勒很滿意的看著自己精銳的部隊，就目前來說，雙方的局勢算是扯平了，城牆的優勢也開始發揮，他的軍隊雖勇猛，但不可否認的，雙方的士氣已經差了一節。現在他在等，等到敵軍更多人集結至城牆附近。

「放煙。」

城堡頂上一個加好特定比例成分藥粉的稻草堆被點燃，綠色的濃煙扶搖而上。藏匿許久的惡狼騎士早已不耐煩，惡狼們流著濃稠發臭的口水開始奔跑，五百餘名騎士直撲藍水晶軍團後方陣營左翼，他們的目標鎖定了軍官，以及攻城器具，這次還外加了一棵樹人。

守備後方剩下的長槍隊太過薄弱，無法有效率阻擋敵人的衝擊，他們的犧牲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利用與拒馬交織的陣形破壞了惡狼騎士的衝鋒，讓友軍的騎兵找到機會衝擊敵方隊伍的側翼，也爭取到時間讓右翼的長槍兵回頭佈陣緩慢推進。由於半獸人派出的是惡狼騎士，就戰鬥力可分成騎士與坐騎，整體而言他們擁有了兩倍的優勢，此時軍隊中少數的精靈弓箭手，因為太過珍貴而沒派上火線，現在正好可以趁機發揮他們精準的射擊來扳回數量的劣勢。

樹人也受到了干擾，於是第五支箭矢被迫在慌亂中射出，在擦撞城門上的護牆後，接著貫入城堡中央。隨後白樺也沒閒著，它用樹根踢附近的半獸人與惡狼，也用枝幹將他們掃飛，眼見身旁已經又有三門巨型投石機被拆毀，瞭望塔為了自己珍愛的弓奮戰，直到沒有任何敵人敢靠近為止。

惡狼騎士的攻擊不能算成功，也說不上是失敗。他們成功的摧毀了四門投石機，還造成敵人後方不可磨滅的創傷，敵人預備隊消耗殆盡，剩下的惡狼騎士則竄逃回森林，他們會繞道回該去的集結點。可是他們沒有毀了那棵樹人，奧斐勒現在心頭的痛，他能感覺到，今天雙方的輸贏就只差在這棵古怪的東西上，如果它只會單單的丟石頭，再多來個五、六棵都不一定是問題，可是這棵打破常理的樹人會讓他輸掉這座城堡，這實在是太不公平了，如果沒有它，今天絕對不會打成這樣。但是戰場從來就沒有公不公平，只有勝與敗。

敵人逃走了，白樺回頭專心繼續射箭，再看到之前箭的落點，第一次感到自己射的蠻爛的，它想起哈佩克斯，他能很輕鬆的擊中選定的目標，就算是在移動的也不是問題。白樺體認到自己還不夠專心，瞄準的不夠確實，它又想起了指導老師的叮嚀，耐心，它必須投入更多的耐心。

中午，藍水晶軍團打進了城牆，接戰的步兵幾乎是硬擠出空間讓後方的隊伍可以投入作戰，接下來的戰鬥進入雙方人員上單純的消耗戰；雙方偶爾退出空隙讓戰線上的傷兵後撤，現在光城外就有過千人的人類傷兵在樹陰下哀嚎著；而半獸人的傷兵則暫時退回城後的軍營包紮，是情況再投入作戰。目前對進攻方來說，要先打下外城牆與城堡間的空間，然後用屍體一寸一寸的奪下這座城堡。

整個下午雙方都只卡在固定的戰線上消耗兵力，較矮小的人類用靈巧與合作取勝，而高大的半獸人則以尋找時機做出致命重擊為交戰準則。下午過半後，剩下的半獸人都退入城堡，利用狹窄的通道做抵抗。而打下城牆內空間的人類也不心軟的將半獸人軍營內的傷兵一一了結。

太陽漸漸西下，提卡將軍領著後方剩下的部隊殺進城中，此時雙方加起來還能作戰的兵力已經不足千人。

隨著黃昏已近，同盟反抗軍打進了城內大廳，他們將剩下的敵人孤立是分開的角落與以殲滅。樹人從中午開始就沒有射出它的第六箭，原本提卡還未此有些不悅，然而激烈的短兵相接，已經讓他顧不了那麼多了，厚重的盔甲與連續的戰鬥，令人體力透支，雙方剩下的士兵都需要用接替著休息才能持續作戰。

提卡休息完了，一股尿意迫使他就地解決，然後用劍隨意挑起一個打翻的水瓶，顧不得那是噁心發臭的半獸人用過的，用瓶中剩餘的水來補充身體的消耗，接著他來到通往高塔的樓梯，他看到一個士兵挨著樓梯滾了下來，旁邊的士兵說這是第十個人了，上面肯定是厲害的角色。

「你們去其他地方，四個人跟我來。」提卡簡單的丟下一句話，撿起地上另一把傷痕累累的劍就衝了上去，他擋下了第一個敵人的劈砍，用另一支劍刺入對方腹部，然後踏著戰敗者的身體往下一個阻礙者發動攻擊；雖然體力幾近透支，可是在完全的精神亢奮下，似乎總是有多餘的體力補充著身體，一連突破了八隻半獸人的防線，來到了塔頂。剛上塔頂，一個縮頭躲過一劍偷襲，接著利用身體的彈力撲向一旁身穿巫醫樣式的半獸人，跟隨在將軍身後的四名士兵也擠進來，塔頂狹小的空間瞬間塞滿了十個人，隨即一陣不要命的衝擠與戳刺，八個人倒下了。

最高聳的塔頂，最華麗的舞台，留給了雙方的指揮官，是提卡與奧斐勒的對決。提卡抹去鹹鹹的鼻血，而這個動作的結束如同開打的信號，腎上腺素因激動的情緒大量投注血液中，兩人連過二十多招沒分出勝負，直到奧斐勒一個不小心給提卡刺了一劍在大腿上，疼痛逼使他單膝跪下，人類將軍順手拔起插在自己部下身上的劍，砍落了敵人指揮官的首級。

他明白他們勝利了，全身壓力瞬間釋放，讓他連站都站不穩，勝利了，但是勝的很辛苦，付出的代價也非常的高昂，他很想就這樣躺下去休息，好好的睡上一覺，可是不能，身為指揮官，他要讓所有人知道誰勝了這場戰爭，他提起了勁，走向高塔的窗戶。

「勇猛的同盟反抗軍萬歲！藍水晶軍團萬歲！萬歲！藍水晶軍團萬歲！我們是勝利者！我們贏了！」

耐心對樹人來說應該算是多餘的東西，白樺這次可貫徹到底了，終於一個靈感，可以很清楚的感覺到能命中目標，它鬆開了右手，讓第六支箭順勢飛了出去，它可以看見箭矢優雅的旋轉，這支耗費時間與精神結晶出來的一箭慢慢飛越過戰場，精準的命中白樺所瞄準的目標。它成功了！

提卡嘶聲歡呼著，所有的努力為的就是此刻，時間被極劇壓縮，視野內的事物宛如靜止般，突然間他的眼神鎖定了一個移動的東西，看不清是啥東西的黑影從一個小點瞬間放大，等他意會出是什麼東西時，箭矢已經穿透了他所在的高塔，隨即帶來的強烈震動快速襲捲著，慌亂的腳踩不到應該在的地板，他最後只意識到自己正伴隨著塔頂加速的接近地面。

人類並非完美的種族，當要利用別人時，會善盡阿諛的能力、欺瞞的技巧來達到目的；然而事後，就算對方不小心得罪了你，你也會翻臉如翻書般報復回去，毫無情面可言，這就是人類的可悲。

當天的夜晚，開發區域邊緣活動的樹人數量，從一百八十二棵下降至一百八十一棵。

歷史不是單一的，它包涵著許多的元素。在正式文獻、戰鬥報告之中，這次樹人的出現註定不會留下文字的記錄；然而縱使如此，只要有目擊者，一切事物將憑藉著回憶，以另一種形式，匯入歷史的洪流中。

可能是小孩床邊的故事，可能是旅人閒聊的傳奇，也可能是詩人歌頌的史詩……

註一：在英文中 the man 翻譯為男子漢時是男方對男方的一種激勵打氣的說法。

A: 「Who is the man?」【「誰是男子漢？」】

B: 「I don' t know.」【「我不知道。」】

A: 「No! You are the man.」【「錯！你才是男子漢！」】

B: 「I am the man, yes! I am the man!」【「我是男子漢，對！我是男子漢！」】

這裡的用法是將 man 改成 tree